

嘉興府志

ル 5
1574
46



九 85
1574
卷 46

歸興府志卷八十三

嘉興府知府善化許承光

藝文

論

國朝

楊自二編審論

商容自治道之根本

州縣賦戶口之成

縣治州縣治而天下

善與人

嘉興府志卷八十三

嘉興府知府善化許瑤光重輯

藝文

論

國朝

盛百二編審論

編審者治道之根本也蓋積州縣而成天下積鄉里而爲州縣積戶口而成鄉里故戶口清而鄉里治鄉里治而州縣治州縣治而天下亦治矣周禮鄉遂之法始於比鄰詳稽其夫家之眾寡貴賤老幼廢疾六畜車輦田野以施政

教以行徵令以辨施舍以起徒役而奇衰奸宄亦無所容此歷代以來不易之法也明洪武十四年令天下編黃冊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共編爲冊冊首爲一圖里有一百十戶以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里長甲首董一里一甲之事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奇零其冊凡十年一更定此卽今編審之制也明初但有夏稅小麥秋稅粟米及絲綿之徵百姓皆聽役於官十六成丁六十而免無所云丁銀也自後乃有銀力二差力差者差役也銀差者雇役也又其後雖有二差之名亦皆一例徵銀而已於是胥吏上下其手隱匿脫漏百弊叢生又丁銀之增

損關於考課故丁口有增無減所謂溝中之瘠猶爲籍上之丁黃口小兒已入追呼之冊此仁人君子所以歎息也自我

朝康熙五十二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至雍正四年又行丁歸地畝之法百姓優遊於耕鑿之中有司無考課之累從容而賦繭絲良法美意三代以來未之有也然因此有司遂視編審爲具文惟胥吏是任以至戶口不清而貧富不辨貧者有貧之實而無貧之名富者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又飛灑詭寄遂有無田之稅無稅之田矣且雇役惟可行於平日如非時力役河防土工之類其勢有不得不出

於差者於是徭役有不均之歎況編審時吏胥按戶索其飲食簡畢之費百姓又恐差役之及身也於是并戶減口專爲一切徼倖平時案籍而稽不見其多不幸天災流行朝廷有大恩卹計口給發其數又驟增於是編審賑卹二冊自相矛盾雖有才能亦無所措其手足始悔平時之失計亦已晚矣況欲求賦役均平奸宄屏息安可得哉論者不察竟以編審爲不足憑而無益於治道益惑矣

說

國朝

屠延禧跨水弓說

丈量舊有跨水一弓之說殊不得其解因詢之父老云凡高鄉之田圩岸之外尙有坳灘雖不能藝黍稷亦可刈草栽蔬故以一弓跨之非真以水爲田也若低鄉水與岸齊者亦跨一弓高鄉于坳灘外復跨一弓真無謂矣偶閱擣堅錄記成化初邢宥爲蘇州守以民多隱田立丈量之法有投邢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畱滄海與青天如今郡少聞洲渚寄語沙鷗莫亂眠邢爲廢法今康熙乙巳奉

旨清丈各屬圩長有欲逢迎當事者每每跨水一弓以此法求多田至溢額七千有奇嗟乎嘉興欲以虛報陞糧平湖則以跨水增地均屬厲政我嘉興幸賴金父師蒞任伊始力

嘉興府志 卷八十三
除苛令閭井安全不特羣黎無賠糧之害并令武塘免起
釁之端此實係惠民一大政當湖溢額既多自乙巳歲增
糧起歷年帶比夫本年條銀尙難猝辦而欲併徵數載當
湖萬姓敲骨吸髓苦不堪言乃欲補救于事後嗟何及矣
今丈局已竣無容復議而余姑記此者或數十年之後或
百年之後倘復有丈量之舉豈可以此法厲民乎故備陳
之以爲後來者勸

書

宋

陳舜俞上歐陽內翰書

具官某謹齋沐裁書頓首載拜有聞於郡牧內翰先生坐
下某雖不肖從事於學蓋有得古人一言竊藏於心日思
所以行言之道而未能者矣某自少小時誦禮記至曾子
曰夫所謂孝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矣
是使其親爲君子未嘗不撫卷三復又追考古人之所以
著見功業顯榮其親必先有志於斯言耶自是居就師友
出遊場屋未嘗不恐恐自重於言語去就之際懼有以辱
乎親者慶歷中天幸及第爲天台從事歲未滿而罪罰遽
至先人不幸卒於官舍旣而由深山窮谷中負柩獲返於
家輒自號訴於宗族鄉里之人曰某罪逆深矣顧隕身草

士不足贖而適重之請得變禮行葺塗之事使某夙夜勉強固所樹立萬一有聞於當世而吾先人教子之勤見紀述於天下取重之人且能蒙取朝廷一命及於漏泉而後葬然而聲名不章道德不進聲牙連蹇於簿領文墨心日負而事日違至於今十有三年前此者嘗求天下賢士大夫而歸之至於不愧而置身門下自比於門生故吏是亦大懼日沈沒於小人俗吏之中使先人之德不足以有聞也某今也天重其幸由科選改官屈指日月其覲贈典以酬其言者所不逮三年耳若其獲以先人之見於紀述以取重於當世而垂信於後人則未知果能也然念某始以

頑殘奉教誨於坐下往來牆宇之間亦於今十年矣提其誠心而欲以先人之事見紀述於一言則又在其前也卒以今日果於不避棄絕而布之者非敢即謂有可稱願蓋某拳拳之心以為勉強行道至於樹立稱家有無以事窻窻過此以往亦將有日求金玉之賜為論撰之美不在今日言之旋踵先生入宰天下大政方提其筆進退天下之賢不肖位日隆而不可聞而某求償其心則無時矣謹錄友人姚闕所狀涕泣俯伏門下以俟裁擇不宣

明

王守仁與李太守書

案李名伸
名宦有傳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大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喜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宏毅如執事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僕偃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比聞到郡之始卽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援引因事啟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耶病疏已再上尙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面話有日

夏浚與徐泰論志書凡例書

昨妄擬縣志凡例將以就正有道若附衛所于有司之末之類皆有深意但鄙意猶有一二未盡者猶俟請質以求成一家之言蓋志也者史也禹貢職方萬世作志之法後之爲志者取則于方輿諸書條析雖詳而史法遠矣昨者

所擬其義實取諸禹貢職方也但恨無古人筆力無緣似之如食貨總于地輿者有土此有產有產此有賦物產以詔其地之所出貢賦以詔其地之所入任土作貢固夏后氏之法也祀祠載于職官似若未安然傳有之先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又曰建學立師乃釋菜于先聖先師是其序也此所以置祀祠于職官也人物選舉二者後先若無大區別然人物實統言之凡仕進隱逸孝子順孫義夫烈女皆是也選舉特仕進之一途所以增地靈而關世教者豈專在此哉此人物選舉之序也至若雜志者將以言天下之至雜也易有雜卦詩有

亂辭皆此義也故名物不可以預設也凡此數端皆愚意所未盡而欲求終教焉者也有疑不厭往復惟裁之

吳麟徵上某撫軍書

澈浦斗大一城岫衝海上實東南之門戶先年屢經寇亂危而復安以城壘高厚守備完好也自改里遞爲官修而城垣日隳無過而問者幸雲怡蔡公祖毅然振舉一時改觀今數載復遭風潮樓櫓雉堞窩鋪在在傾圮千百生齒日夜孤露寄命于盜賊之手此地去縣旣遠情同孽子不復關切而天聽彌高衆弁力微徒作大聲之呼未聞流水之令日復一日究且無城居此土者惟有轉徙一法而人

嘉興府志 卷八十三
盡轉徙寇至曷守

國朝

屠延禧上嘉邑林父師書

謹啟丈量一案費繁事重因奉

明旨圩長弓算手各役方將竭蹶從事以仰副師臺憂勞至意不意近有新頒號票一紙要開原載姓名田數必須照萬歷九年魚鱗底冊因經鼎革自藩司府縣俱無一存或民間偶有私本不過十之一二且泔爛殘缺者居多未可遽以爲準而欲懸空以追百年之故籍其勢萬萬不能況官冊旣無在民間者保無有奸人私加增損以開索詐之端

者乎丈溢一欸節奉師臺面諭謂溢者開溢虧者不可開虧則是以虧作實不過虛報陞糧一語盡之此其所未便者約有數端進議者必謂增糧若干方可報功乃閱邸抄康熙三年九月內戶部題覆捏墾之弊一疏奉

旨云據奏臨鞏二府知縣許上通等捏報開墾荒地府道各官劉芳聲等朦混轉報巡按金鼎張吉午不行查核草率具題等語開墾荒地原以便民裕國似此虛行捏報利己邀功反致見徵錢糧拖欠貽累小民有悞國計殊爲可惡著該部嚴加議處具奏則知報墾陞糧當萬分詳慎倘以虧作實日後難免指摘竊計嘉興一邑勢屬平陽旣難移愚

公之山以填滄溟地遠江海無能竭精衛之力以漲浮沙
古今止此塊土東開則西贏此增則彼絀截長補短大率
八十七萬有奇之士田減之不能增之亦未可必也今之
要領或于各圖之中計其原額總數若干或甲圖有虧而
乙圖有溢丙圖有溢而丁圖有虧將溢補虧適如原額已
足告成事矣卽或八十七萬之田數稍虧而八十七萬之
糧額自在

朝廷正供原無少減又何煩師臺之過慮乎更有當爲早計
者蓋七縣之中各有嵌田如糧完本縣而田坐于外縣界
內必須移文關會始得總數無差故或六縣丈局已完而
一邑移文未到卽碍難合總此尤望亟飭經承卽行移會
庶日後造冊不致紛更于以惜民膏而遵憲限胥在此矣
朱坤上督學雷公請祀張楊園書

當明季姚江良知之說盛行獨考夫張子確守程朱其邃
密似薛文清篤實似胡敬齋醇乎醇者也曾受業劉念臺
門下往來問答見于劉子之集及張子之書所輯劉子粹
言尤大有功于師門者今紹興蕺山書院爲劉子講學故
里前守曾爲專祠以祀而配以門弟子二十二人及其子
伯繩獨遺張子至嘉興鴛湖書院祠祀陸清獻公而張子
爲此邦先輩均宜行府造主合享俾後生末學知道德之

報不在一生之顯晦誠有死而愈明久而益光如布衣張子者則所以敦薄寬鄙廉頑立懦出自大人之教思無窮矣昔了翁陳公與涪夫范公同事禮部范公曰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涪有之陳公曰伯涪誰也范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涪耶陳公遂作責沈文以自警今張子名不登仕籍畊則農讀則士憂勤惕厲于窮簷破屋之中閒有著述如伊川易傳踐履已盡因而寫成一布帛焉非有錦製翠織可以娛人目也一菽粟焉非有異饌珍羞可以適人口也沒後數十載姓氏里居幾不挂人齒頰大人今之范公也發潛表微揭其名而日月懸之將見窮鄉僻壤恥

不早知有張子之學誦其詩讀其書論世以知人心嚮往而力行以求至之其功豈小補哉元揭文安誌陳定宇之墓云吳先生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歸之故其學遠而彰尊而明陳先生櫟居萬山閒與木石爲伍不出戶門動數十年故其學必待書之行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世以爲知言今清獻公與先生道德相埒一用一不用惟其用也故天下知有陸子之學矣惟其不用故天下至今不知有張子之學猶幸遺書具在不至泯絕伏冀刊布學官俾師生講習倘久而論定如宋之蔡九峯元之趙仁甫明之胡敬齋俱以布衣從祀則天

嘉興府志 卷八十三 七
下幸甚萬世幸甚坤知識淺陋無所發明好善之誠竊懷
有素冒昧瀆陳不勝戰慄之至

啟

宋

黃幹通兩浙趙漕使啟

財貨源流之寄孰與畿甸之尊塵埃箠楚之間無若酒人
之賤豈姓名之敢徹冀悃悞之少輸竊以在昔肇民以酒
爲禮五齊之掌周始列於天官大酋之監秦復著于月令
凡祭祀之供賓客之奉皆秫稻必齊麴蘖必時苟爲曠職
以弗虔每以乾餱而失德至詩人而有酤我之訓及夫子

而有沽酒之文則是懋遷有無奚間今古然皆旨且多旨
且有孰不醉言舞醉言歸至於厭棄而不售于人則亦薄
惡而不適于口自世已降奚弊不生漢人以米麴三斛成
一釀而味不醕唐人以銅錢三百飲一斗而價苦貴遂使
天下命士類多空薄之欺市上酒徒稀復醉眠之樂究弊
原之自出皆吏道之不修背公徇私見利忘義夜入此舍
不辭盜飲之名日醉後園自取廢事之責及課額之不辦
則奸計之愈生求善價而沽諸皆市貨之滯者于于然來
矣何異餽糟而餒醯望望然去之無復登臺而飲耐閒有
悉心營職洗手奉公求以自見其長庶幾獲免于戾然木

以冗蠹冗深則木何由生水以源長源竭則水於何有所
謂通變幹旋之策實資聰明仁惠之賢激濁揚清興壞補
廢卹其有無而究其實憫其卑賤而通其情庶疵賤之微
官得展布其四體求之于世今見其人恭惟某官實大聲
宏行高能鉅歆向之學博雅該通賀白之文溫醅典麗蚤
摠素抱俯拾巍科揚歷滋多聲稱甚籍悉心州縣屢興襦
袴之歌策足班聯自結冕旒之眷卽正秉鈞之任尙淹挽
粟之權有巴蜀之轉輸始見鄮侯之績非江淮之運漕孰
明劉晏之功奏課朝聞璽書夕至幹迂疏無學局促不才
瓠落半生偶叨一命蹉跎十載備涉百韃齒髮侵尋神識
凋耗自合退歸于農圃豈宜復玷於縉紳家無數十畝之
田身有二百指之累旣飢寒之未免于仕進以難忘智類
負瓶自知無用職當滌器猶恐弗堪待君子以爲歸則官
箴之可免豈其幸會獲隸按廉雜居傭保之間惟有鞠躬
而盡力仰賴帡幪之庇尙蘄藏疾以納汙

考

宋

潛說友吳越考

杭地本屬吳屬越諸家爲說不同以爲屬吳者晏元獻公
類要皇都郡縣志及乾道舊志皆然而不著其說惟淳祐

志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勾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爲越所敗而走止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遂謂吳越必以浙江爲分界以爲屬越者杜佑通典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屬吳東陽王象之本其說謂錢塘舊爲越有夫差敗越地始入吳雖皆知爲越地而未知分界所在惟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越國西北界至禦兒則是吳越以禦兒爲分界二說各有所據今精考之當以後說爲是春秋魯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杜預註云嘉興縣南檣李城又史記世家闔閭十九年伐越勾踐

迎擊之檣李賈逵註云檣李越地據此則檣李以南皆爲越境杭在其中矣此杭爲越地一也吳越春秋勾踐旣臣于吳夫差賜之書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檣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縱橫八百餘里且謂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則是所封之地皆越故疆又越絕書越地記云語兒鄉故越界本名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柴辟亭吳地記云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則吳越疆界尤極明白此杭爲越地二也若淳祐志所引三說皆有可辨論者其一謂越羣臣祖句踐于浙江則是吳越以浙江爲界殊不知是時句踐保棲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爲

吳有宜其祖道止于江濱又未嘗云送之境上耶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姑蘇志云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棲于此死因葬焉至今號夫差墓又越絕書吳地記云秦餘杭山去毘陵縣五十里有湖水近太湖今餘杭去長洲太湖遠甚豈可以名之偶同強合爲一旦越在東南吳在西北吳王不西北走蘇常而反東南走餘杭必無此理其一謂楚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則浙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是兩義所謂故吳地者言越故取于吳者也所謂至浙江者言併越原有之地而盡取之也豈可概以爲吳故地乎皇極經世以其詞不別白故于楚滅越盡取其地之下書曰東開地至浙江則是浙江以西本非吳境乃楚因越地而開者也合是三說則前志之誤可以渙然無疑矣

國朝

朱彝尊浙江分地考

浙江布政使司初設所轄九府而已嘉興湖州統于直隸故實錄洪武九年十二月書直隸湖州嘉興諸府水災遣戶部主事趙乾等賑給十一年五月敕工部定議造軍器之數其書嘉興湖州亦冠以直隸字至十四年四月復置巡檢司嘉興府一嘉興縣之杉青牘湖州府三烏程縣之

後潘德清縣之下塘新市仍以直隸文冠之宋濂京畿鄉
闈記錄序云洪武辛亥秋八月游當鄉貢之期凡畿內三
州十七府之士皆歡忻相告裹糧而奔走儀曹具以狀聞
所云十七府者直隸之府十四其一廣德四年以後始降
爲州合嘉興湖州而共計之也天台徐一夔送趙鄉貢序
云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十二杭隸焉今領郡九杭亦隸
焉崇德貝瓊穀江漁者詩序云洪武五年秋校文浙江太
末徐復禮迫有司命起與九府之士俱遂與四十人之選
鄞人鄭真跋同年錄云洪武壬子秋浙省承詔旨合九郡
之士試之得四十名上諸京師又送何本道還金華序云

洪武五年詔命三年疊試于是浙江所屬九郡以其名上
之行省而金華何本道與焉其云九郡者嘉興湖州不在
其內逮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始以二府改隸浙江攷清類
天文分野之書于洪武十七年進呈二府沿革祇書今屬
浙江布政司語焉勿詳後之人罔聞知由是柳玟鄒衡趙
瀛劉應鈞志嘉興勞鉞栗祁張鐸志湖州俱不言分地本
末惟仁和夏時正撰杭州府志獨云元至正二十六年十
一月皇朝平浙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領府九洪武九年
改爲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直隸嘉湖二府
隸浙江領府十一又云洪武三年詔開科舉浙江行省卽

杭州府學之西爲貢院合試九府之士書之特詳嘉靖中武進薛應旂修通志自言郡縣志可采錄者十無一二顧夏氏之志具在何漫無考稽夫畫野分疆地志之大綱乃置而勿書後之紀方輿者率本通志則紕繆多矣作浙江分地考

辨

國朝

張炎貞丁晉公祠辨

舊志青鎮索度明王祠內有丁晉公謂像公嘗知嘉興免民丁錢里人感德因祀之然宋史丁謂傳不言知嘉興府

志職官考亦無謂名今考祝允明前聞記載沈君玉逸民漫抄云國初蘇州人戶編免丁錢一萬六千餘貫今無之世言繇于謂爲三司使日請而除之案眞宗實錄祥符四年七月詔除兩浙福建等身丁錢凡四十五萬四百貫當時謂實爲三司使而實錄不書其請謂本倖進天下不聞其德而能此舉史氏不應沒人之美如此是年八月謂言東封汾陰賜予億萬加以給復諸路常租除免東南口算皇澤寬大然有司慮經費不給上曰國家所貴澤及于民但敦本抑末節用愛人自富足矣則知身丁之免必非謂所請無疑也又嘉熙間王實齋以法從典吳門詣岳廟拘

捕不係祀典之神碎其像沈于河覩謂亦在從祀之列問
典謁李祁云奸謂何得廟食于此祁以昔曾奏免丁錢對
實齋信之乃倖免至寶祐閒丁大全當國與謂同姓騷動
天下吳門汎糴三百萬皆以官誥折直有士人李姓者入
岳廟書一絕曰實齋昔欲便加刑幸得全完土木身底事
若無悛改意又教孫子害生民詩傳四方人皆發笑允明
按僧文瑩湘山野錄云吳越舊式民間盡算丁壯錢以增
賦典眞宗一切蠲放吳俗始蘇文瑩當時人其言想得其
實云云予詳錄此欲後之人瞭然知謂非知嘉興而免丁
錢吾里謹而祠之於義無當也

朱丕基東江谷水辨

東江卽谷水之說肇於續文獻通考而原于水經注所引
吳記至胡渭禹貢錐指并繪圖而爲之說于是東江于海
鹽澱浦所入海若自唐以前故道確有可指然浙西地高
自錢塘海寧海鹽以漸殺水逆而上非水性或謂築捍海
塘始自唐塘未築東江入海故有道顧江流清而不滓不
若濁河易淤地高水下不若太湖之旁可占作圍田而唐
書海鹽有古涇三百長慶中令李諤開以禦水旱苟縣受
東江水道雖湮其支港必多何俟後人鑿以漑又宋書元
嘉二十二年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上言二吳晉陵義興四

郡之水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紘溪開河直出海口一百餘里梁書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十年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人丁就役苟縣受東江水何云二吳之水同注太湖苟縣受東江水何必別漕大瀆以瀉是知海鹽古故無東江道且水經注之不足信久矣唐李吉甫有刪水經十卷宋崇文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金蔡正甫撰補正水經三卷元歐陽原功爲之序謂其可正蜀版遷就之失則自明以前已多增損況今所傳酈氏水經注大抵出明李長

庚本以宋時亡其五者一旦復四十卷之舊其掇拾割剝必有迥異宋槧本者故自序亦曰紬繹補正十之六七若吳記一書隋經籍志稱顧夷撰杜佑通典載海鹽曾引其說自後史志及書錄解題讀書志文獻通考皆不載蓋亡逸已久今觀水經通考二書迥然不侔使原水經注而引吳記則通考何別爲二使原水經注而不引吳記則後人附會之言何足爲唐以前水道證且馬羣城在鹽官縣東北而曰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古城南舊海昌都尉治谷水之右有馬羣城柘湖在今華亭地鹽官卽今海甯地而曰鹽官縣卽海鹽縣故城後沒爲柘湖散浦疑澈字之譌

然東江可塞焉知鹽官縣故城南不別有散浦以通巨海則其書果出顧夷酈道元亦不足信卽堅信顧夷酈道元之書亦難確指東江在海鹽澈浦所入海考揚都賦注吳地記史記正義三江其入海道祇有二而東江故道至今未湮蓋三書無松江入海文所云松江但指震澤東注三江口七十里地若婁江東江則松江下流而入海者故朱長文曰今松江大黃浦入海者爲東江太倉劉家河入海者爲婁江潘應武曰一路徑下吳淞江二百六十餘里抵海又一路自急水港五十里下澱山湖由港浦入海夏原吉曰嘉定之劉家港卽古婁江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

江要道此卽禹貢入海之迹王同祖曰今太湖自吳江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又東南分流白蠅江入急水港澱山湖迤東入海者爲東江此單鐸水利書所謂開白蠅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者是也今三江口在崑山縣治南劉家河在太倉州治東于三江口爲東北境白蠅湖在吳江縣治東南澱山湖在崑山縣治東南黃浦在松江府治東于三江口爲東南境然則澱山湖雖塞東江徒道終不離松江府境逶迤于黃浦入海何得云于海鹽澈浦所入海夫東江于海鹽有亡亦無關邑利害然宋欲穿紘溪以出海梁欲瀉吳郡之水從浙江入海而王圻引故老言

亦欲以太湖之水納之錢塘一旦有拗執如王安石者興水利據水經之說而尋東江故道雖地勢高卑議必寢然陸公隴其論修志凡古蹟可疑者例不載慮擾民也

贊

宋

鄭清之陸宣公像贊

賢才降嶽問學源深道濟台衡文光翰林忠翊國步善牖君心廟謨奏議救旱商霖立朝正論治世德音於昭廟貌祀典永欽

程俱陸宣公祠堂贊

唐相陸宣公贊嘉興人建炎三年夏四月信安程俱假守秀州始訪公之像圖之資聖佛寺率僚吏祠而拜之謹爲贊曰天下無事湛于宴安視此神器隱如泰山是以其臣惟得是嗜以諛爲恭以儉爲智世方紛亂上下岌岌忍於其閒覲得患失偉哉宣公興元之初夷險一致爲君矢謨如彼大厦載支載扶如彼赤子以調以虞格君之非砭國之旨卒以一旅還之異方西平之功宣公之畫外戡內籌心管惟一樛李之郊吳越所虔公生其閒種蠡汗顏顧視故國喬木蒼然豈無若人奠九壻兮

箴

明

樊維城海鹽官署十箴

人亦何失多欲為愆欲之所起以身為緣衣皮血食世固
 不沿列珍曳綺在身可捐推此以類抑其次焉聖學之要
 無欲而全王道之佐寡欲為先素朴以化百姓自然帛冠
 衣布駮牝三千魚殮脫粟齊晉以安儉其治本聞諸昔賢
 寶吾共德不殄于天儉箴

心聲無出則可窺人苟未諒爾何人斯洪鐘難叩鉶響
 易虧既鮮知德豈易託辭微言不悟強聒奚為況以口頰
 發人陰私隰子伐樹胡不鑿之兵頸莫救刺血焉追道可

目擊交在心期待言而合其合必離聖臣無口百世可師

吾守吾默以養吾知

默箴

人責于我以為過求我之已甚人乎何尤五官百體時不
 自由豈隔軀殼而即相投天空海闊能任物遊器果大受
 誰不當收前路若狹祇以自愁欲容吾足甯為人謀汚茵
 何害聾丞可留此持世法亦獲其休士志于道可願其脩
 變化蕃若惟恕之猷恕箴
 需能賊事輕實喪功二害雖異失忍則同吾所謂忍剛柔
 必中舍近圖遠割織濟洪勿快一擊勿惜一恫彼逆來者
 如刀截風行常守黑心則知雄堅惟無忍垂晉興戎寇賈

排難豈賴谷崇虞侯乳母斯見令公此大人作如日當空
丈夫用世惟忍有終忍

屬垣之耳其聽必真矚室之目其視必親謂予不信不密
失身妻子慮泄胡不謂人詭辭而出豈獨愛君上貴可望

猶惜笑嚔代終之責矧不自遵李杜憂國更以禍民龔生
竟天坐不隱鱗黃龍甘露抑又非倫誰知幾者而不諄諄

害成可戒生甯不辰密

好生之德其象威如若雷春震甲坼蟄舒發為事業羣陰
盡鋤威克厥愛不激不徐以正天下正家之餘如而夫者
可使親疏是謂易與是謂尤虛豈振其末曷循其初何以

嚴治反身在予敬以直內驕氣盡祛瞻其顏色孰不承諸
淇澳之什請以紳書嚴

大人不作甯取鏗鏗管言害霸不果為京先賢惡室正愛
其名房謀杜斷相濟乃亨唵而不發舜禹亦盲怯夫速決

坐享休聲矧智而勇萬夫之英達仁必武守義須貞以戰
則克從政斯成自茲以降何事不行蓄疑弗果謀用是傾

鑒于古訓斷以全明果

本無隔礙只此分形思通其際如魔得醒君民親友動以
吾誠肝膽胡越形氣列星思不思異豈有徑庭山崩鐘響
落月謝奠無情尙爾況人之靈感竹躍鯉隕霜致霆虎渡

蛇避賊去身甯昭然史冊孰謂不經動于天地去辱而榮
君子有九使一情冥思箴

百年寓宇樂少憂多以吾觀之憂樂者何神交而夢或泣
或歌形開俱失孰別唯阿而吾真樂實不關他若人羈旅
洵美非家得返其室樂且無譁孔樂蔬水浮雲經過人難
堪者顏樂不磨後儒尋得名安樂窩天下為任先後一科
彼或未寤尙寐無訛樂箴

彼教有成儒者不敦甯知可患惟此六根聞諸夫子及吾
聖孫畧陳三槩精入睹原蒙莊稱引義命是尊卽此已攝
麤細二門人守戒律如室有藩設教寇至不毀我垣久而

習慣有律覺煩頭冠腰帶自適忘言何為逐物後輕前軒
戒亦有要君形者存戒箴

銘

宋

黃幹石門酒庫器銘

上動下靜象天地前推後盪象父子晝夜運行命不已精
粗紛紜物資始君子省身盍顧謔無大無小亦一理磨銘

責酒清易責人清難智者於酒可以反觀醉牀銘

一綫之漏足以敗酒一念之差得無敗所守乎陶器銘

厚其耳廣其腹厚故勝廣故蓄綿薄任重祇以覆其餗燒器

銘

凡物之理不平則鳴不足則歎太溢則傾誰謂剖斗而民不爭其取也甯過于嗇其予也甯過於盈是又所以爲不平之平乎

升銘

議

明

沈槩養士議

國家養士所以植材儲用也設師儒端訓導豐廩餼廣優恤恩至渥矣及其仕而歸老猶得以恤典令終故農工商賈不齒于士蓋以士民殊業大小異能則於所謂士者望之厚而養之豫待之周分則然也昔有軍餘陳質缺籍當補我聖祖特原之夫役莫重于軍質以爲士得免況其他乎優養有恩真才輩出養士之效可觀也厥後學校漸弛其教士也不惟其行惟其藝故士方藏脩于家惟藝之工拙是較苟非豪傑之士能無至于苦窳弗式而器使之則缺也者幾希夫惟士不自器也故臨士諸公率勿器之而生卑視之心一遇審徭役案籍點差罔有寬貸呼遣繩督下同編氓而士氣爲索餒如掌稅京解之屬皆典守錢穀刑憲所係自好者不屑爲近年此役或編士類爲之使其人更有親子弟同財爨者當遵奉優免三丁詔敕事例休

其家以資文業如其無之而以田執役則乞養僮奴謹寄
肝膈者名雖他委勢必親爲而較利保家之心作矣夫貨
利之場禁而遠之猶懼其邇顧乃或迫之使然而用之非
其所長是驅衣冠而納之商賈之羣也譬諸向茂梗楠萌
芽摧拉可復責成于梁棟乎此固有濫籍青衿者所宜自
取然而門牆可惜也職此之故在學者年抱役擾之憂不
免降志于鄉人乞哀于官長豫養之情安在哉至于已仕
之人賢勞旣久一旦捐賓客而其家輒困征徭者已不足
訝雖引恬辭祿以禮乞身者亦或受累以故在位臣僚詳
于却顧不免以官爲家無暇爲骸骨計也此等情狀雖近

年以來役重民貧勢或波及然而救弊足民當自有長策
焉夫士夫免役旣有成憲今復爲此紛紜者不過以產多
爲辭孰念力役時制里甲均徭皆輪年戶役也所應優免
者以位秩崇卑分其品節但與士夫之家量與銀差使無
勞力之累斯可矣若夫糧長之屬乃雜泛身役耳雜差優
免衣冠所同初不計田之多寡也鄉閭黠輩未明斯旨而
以士民援爲一律搖惑上聽其意蓋欲柔脆儒流染指財
利咸得視爲魚肉以濟其私耳化本陵夷浸淫若是如其
漸之不防使崇文之典日墜吾恐業儒者囂然解體而士
習益偷其風不可復振豈朝廷之福哉爲司衡者計孰若

敦本覈實士可教教之優而養之不可教者擯之歸農乃
執民役俾所養必所用所用必所養使彬彬之士不至戾
法辱身林泉耆舊亦遵例優崇以風勸來學如此而謂士
習不變材器不蕃治化不隆元氣不厚國祚不昌者吾未
之信也

章士雅夜防議

縣當浙直交壤東爲華亭青浦吳淞江在焉北爲長洲吳
江震澤洞庭在焉南爲平湖西爲嘉秀煮海負鹽之徒在
焉其地無山谷橋梁一望皆水澤支河千派湖蕩連接蘆
葦蒹葭曠野無際輕舟小舫倏往忽來鼓浪乘風瞬息百
里是以舟船商賈擄掠之警不息也今已嚴行禁戢樹立
柵壩不許夜行但本縣設立巡船僅僅六隻而河港滌洞
相去多三四十里防禦難周宜添設兵船六隻共爲十二
隻其各船兵械卽于守城民壯內量行增加工食分派汛
地于各要害去所防守遇有緝獲盜賊量行充賞如或失
事責有所歸前船時加修緝以便永久其巡檢衙門近在
城內見今議遷移出外以便巡獲但原係魏塘止可禦東
南鹽盜之往來其直北數十里蘇松四縣交界之地勢難
遙控必得特請增設巡檢一員駐於斜塘鎮之北專緝北
來鹽盜則防禦密而道路清亦息盜安民之一策也

抑囂訟議

嘉興俗故靡而嘉善獨稱健訟爲七邑之最每至告期遮擁者數百人而常日叫呼爭鬪不絕于耳及案而審之十不得一實焉皆由屢荒之後民失本業猥薄之夫聚而爲黨日以告訐爲生至有良民目不識城市生未嘗與人爭競輒詭名其中牽纏不休買和求息棄產傾家相習成風戶皆樂訟人能作狀其初錙銖之利訟言之傷至後必至文卷數宗厯告各衙門而後已蓋原被本皆願息而中間衣食主唆之輩徑自作狀代告有一日數狀齊下者原告畏其迫脅只得順從此輩卽爲借貸費用後則傾產而償每上司一狀告準鄉里且有酌酒稱賀者次日遂誇耀于里中以此相高卽至坐誣終不爲恥此各縣所無而嘉善獨有者也且告一人必捏開惡行一紙事皆烏有人皆鬼名惟圖聳聽而一狀中必告三四鄰縣之人關提動至數月不得歸結彼之計已售而欲已飽矣本縣雖嚴加禁戢乃積習已深勢不可挽甚有冒籍別縣告擾關提紛紛無已時自今務嚴行反誣主唆之律不可輕恕其隔屬冒告者審非緊要不得槩行關提凡中證里遞限有名數不得于連數十狀中一事不得牽連別事其戶婚田土數年之前者不得迭加訐詐庶刁奸或可懲其萬一也

置柵議

案本邑昔于要津橋下各設木柵督令本境塘長協同附近總甲輪撥火夫晨昏啟閉凡以禦寇安民在魏塘鎮者四在斜塘者三在風涇者二遇有朽壞歲或脩葺其在村落者三百五十六橋有圯廢柵多不存是以水鄉舟楫宵行達旦離徒出沒肆無阻遏矧今四鎮各設常平倉積貯在野建柵之議似不容緩矣第恐乘機生事者或妄派脩橋樁木或私索守柵工食間又以視柵爲名括括地方指爲供饋而徒從又縱漁獵挾詐善良是欲安民而顧擾之也然則于鄉都內量擇要津處置木柵興廢舉墜而務在使民無擾不有厚望于將來之司水利巡捕者乎

靳一派申詳均役議

本縣坐臨劇衝差煩役重民多苦之今蒙撫按二院準均解呈詞批行道府轉屬下議卑縣奉牒之次退而三思何以答上行至意伏睹縣道府參詳海鹽縣揭申或議加貼或議裁減或議仍舊皆因役之重輕爲劑量官民兩便勞逸以均再閱先詳甯邑刊書齊編有漏均貼無遺齊編年煩均貼永逸况編雖定其人未必果堪榜雖懸其後未必不改雖均贍不免于加賦然照解偏費與贍解均費總屬民膏而偏屬與公則莫如均貼便矣更查徐寺丞奏準內

米解非民不可絹銀等解決宜差官等因爰會同父老士民虛心採訪法惟期于使民事必求于經久今據闔邑輿情參互斟酌大率兼用甯鹽寺丞之條例而通融于有餘不足調濟于在官在民漕米等解宜民三四等解宜官宜民則僉民役而以槩縣之秋糧照田派費務令貼銀者不病力役任役者不虞賠補宜官則休民役而以原額之水腳量勢厚給務令以官府代民解之苦以合屬答官解之勞至於民解貼銀則縣給印信官票聽令圖內對支其官解給費之法則新舊貼銀隨正另封解府倒批驗給員役似屬官民兩便勞逸均適或謂輸財小民之分以官代民于體非宜不知設官食祿正以爲民民財旣徵亦卽官物十三藩司歲歲解額入京何嘗非官哉況省吏書之襍費釋愚民于欺累無若官解是卽以家督而經營子姪之勞也或謂重議減不得何堪再派不知每年分潤節餘便穩過十載黃冊合邑衆擎力易不致獨撐破家且使有田者不須花分詭寄當運者可無避重就輕派貼一行是卽散癍疥于皮膚而救癰疽者也或謂派銀須徵入庫照役點發沿戶支收似滋拖賴不知民間派數有幾逸享無窮苟有仁心豈忍不與況以官徵民敲扑未免滋擾由庫發役出入豈保無奸竊恐時局滄桑胥吏上下今日以正額而

加派異日以加派爲乾沒皆不可知對支之法是卽桔槔灌苗而涓涓滴滴皆田受之者也或謂本縣里長每年二百一十三名計今承役北白等項止八十三人耳餘旣按產編里安得退而甲戶並幫不知役由田僉貼由田派彼願出力則役卽是膏脂此願認幫則膏脂何非役色人戶田最寡津貼亦寡遞年田稍多津貼亦多且里長尙有輪流見年奚遽而與人戶同者均貼之說是卽兄弟各營一業而左右手自相爲也若乃通邑士紳例有優免計大計小宜寡宜多此皆本縣之所嘔心熟思而與吏民共權之者且使今茲以往鑽刺請托之計漸無所庸嚇詐需索包攬糜費之弊亦不復長衆議旣同人情允便

陳龍正墾荒議

財之用不過三端人口所食人身所衣出入起居所依賴而已其他耳目玩好皆暴殄洩越非用也天下之財亦不過三端布帛菽粟器械而已其他金錢貨幣皆以權輕重便分合而非財也生財之人亦不過三端農夫織女工匠而已其他皆享財之人耗財之人也惟商賈處生耗之間任轉輸之事蓋五方所產互相資藉農不能輸工不暇輸士不屑輸此商之亦有輔于生也腹地墾荒近來自徐貞明汪應蛟數人而外絕口不道或以爲無荒可墾或以爲

積荒終不可墾而其通病則尤在混認墾荒卽爲興屯豈知國初之制二事截然以興屯之事責之邊腹衛所之軍兵以墾荒之事聽之百姓屯者官爲政授產有定數所耕之人皆官人也所耕之田皆官田也其專爲養兵設也墾荒者民自爲政曰儘力墾闢產無定數矣曰與其世業雖王土實私田矣曰永不起科則又自古未有之曠恩特以阜西北之遠民矣此屯墾之異異在官民更有事相類而名不容混者屯屯聚之義上之人統領其衆團聚以耕若夫富商巨室或以千夫耕萬夫耕亦有團聚之象顧人不率于官事不隸于官非初制所云屯也一號之曰屯雖就

其中分官分民分軍分商分舊分新總爲官物矣誰敢輕赴惟專提之曰墾荒見其爲民間事而官法不預夫然後與特制相合而仁言可信故興大利必先正其名也至于山谷細民各從所居附便而墾多或百畝少者數十畝饒鮮隨其土土各自占厚薄隨其力力各自給正以參差分散故可使地無遺利人無遊閒必待有統聚之者而後興則僻野孤村人多袖手矣此尤與興屯之事判不相蒙者也但使招徠有法民樂耕耘別無驚恐數年後民間菽粟漸多上可資京儲旁可通邊餉漕速固兼美漕遲未大憂故今日事勢墾易于屯今日濟急墾又捷于屯奈何苦求

其難且遲者而不先試其易且捷者本西北爲倉箱存東南爲外府則公私常便南北均裕矣豈至如今使軍民上下遠寄命于不可必之漕艘乎於今物極勢窮欲大挽回惟茲一策欲行茲策尤在及時墾闢之事勞來安集二三年而見矣廬舍溝洫四五年而成矣禾黍桑麻十年後約與東南相似矣然東南屢荒于天而西北恆荒于地惟治地荒庶可救天荒凡人賴飽暖以生皆飽暖于布帛菽粟誰謂飽暖于金銀珠玉使及今設法招大商巨室廢官爲主農則隨地貧民皆爲之用餓殍可生最切於荒政者也民之財生而國用憂詘乎足用之外猶有切時六大利焉

兵亦可強有力者能率衆開耕其財求智斷優于馭下家自爲營人自爲衛遠勝客旅矣流焰亦可衰主農招新民爲客農彼脅從者聞之必多舍賊巢而還故土增一田夫減一賊黨矣戎馬亦可困東南其畝水土縱橫榆柳棗栗側斜掩映利步不利騎矣河決亦可殺禹盡力溝洫至周定王時千七百年無河患使後此溝洫長脩中國皆容水之處莊農皆行水之人及今相水道闢荒田固與治河相表裏矣苞苴亦可清庸情專貴折色不惟舞智亦以便貪使兵餉改主本色少佐以銀扣剋饋遺畧阻大半矣海運亦可罷凡一艘壞溺者數十人以人命與養人之糧爭倖

容忍言乎隆慶間王宗沐曾再運三百艘遇龍躍壞七艘而罷往事可鑒況今議海運者慮涸耶畏河旁賊耶慮涸實謀濬法可矣與其避堂奧之梗傳餐于牆外曷若圖廓清于牆內哉再久之而漕工亦可省舟廠亦可裁也

文德翼均徭役議

國初編賦役以百一十戶爲里推十戶丁糧多者爲長餘百戶爲甲甲十戶曰全圖不能十戶四五六七朋爲戶者曰半圖而里册皆有首曰總圖力不任役繫於百一十戶外者曰畸零期將改造許戶各以實自占貿易者一除一收過割其糧稅而長消乏者於百十戶內遴于糧近上者

補之戶絕者附畸零他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皆科罪已更定爲糧長者以殷實者爲之督切鄉賦多者至萬石次亦不下數千石大抵立法里長多主賦而糧長兼主役矣初則有司若細民使之其後糧長永充不易力能爲細民重輕得陽浮科斂之甚有收糧不解而私貿易家累巨萬者雖終歸隕絕而當時所在有司多不能治議者始欲革永充以里甲爲差次從公僉充一里甲任役全圖派銀六兩半圖三兩而奸猾一無所上下其閒然邑之祇應多名賦錢曰里甲銀或以戶斷往往優形勢之家而攤之單小戶議者始以爲均徭之法如稽册籍乎則富商大賈多積

厚藏得免役而土著困矣如覈人戶平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恣胸臆而細民蹙矣故不若以丁糧爲專斷也苟以丁糧爲專斷上下編點必得其徭役難易輕重之適將應役中除優復外先丁糧多者畢以次編其小者居後自極大以至極小編填一鼠尾冊上戶一名或二名下戶朋編一名其丁糧畸零者并免法至簡而便也自本朝十歲一改造五歲一均徭無慮皆以里甲定丁糧以丁糧定徭役無名之派雖墨吏不敢爲非此大較也職於西浙而不能不致疑焉天下賦江南居十九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嘉禾半之民力方竭浮巧之役名沿之而不可更極重難反

良有司當之而且誰何也必有所致難於此矣均徭他省五歲一更惟嘉禾率歲更徭役輕重難易凡三等曰北白曰北絹曰胖袄重役也曰南白曰南糙曰永福漸輕矣曰三倉暨府斗級輕又輕矣而莫重於北白北白正米止二百五十餘石石加耗八斗矣貼米百二十石矣又庫腳水腳銀二百兩矣脫有不測邑且與本運衆運三分派補矣如斯優之而北白猶重者何也僱艘一難也涉險而遠二難也曠日持久三難也候凍守淺四難也盤剝維煩五難也投收勒抑六難也掛銷不以時七難也役於此平其重也其可不以上戶充之歟上戶挾狡獪之伎倆與歇家比

陰賄册書或不無居閒輒以田暗入宦戶至散入甲戶已得脫然於重役之外審榜旣揭昔之暗入散入者仍推歸本戶自若也久之而單小戶翻爲長上戶翻爲甲且爲畸零事至怪也議者以爲歇家册書奸可摘而特動色於居閒者蓋以長令苟毅然以上戶獨名充重役獨名盡而始稍及朋名否則竟執歇家册書而責充之奸計阻喪上戶之與比者不敢不陰任其力歇家册書之奸得除而居閒者曉然於良有司爲細戶之心可以義勸矣昔都御史歐陽公撫南畿倡從圩不從戶之說以徵一抑大族衆譁然訟搖之時吳中顧相公當國曰徵一法若行吾家增額且千石然細戶減千石矣固當爲地方遠慮不可易也嘉禾紳士多賢者獨不可以此事風之乎苟較丁糧之多寡次定徭役之重輕法至平也然職之所致疑而復以爲長吏之所致難者尙不在此蓋嘉興之例重輕徭役約凡三等三等之外里甲殊多贏餘特設一空役名空役者無所役而空之云爾空役之下或兌軍或貼白或收頭爲名不一兌軍者漕兌也貼白者卽北白貼米百二十者也收頭者管櫃者也輕與空役差等三者僅什之二三餘空者皆收貼役貼役者納銀於庫猶宋之免役錢也空役之爲名至遠久而上多不得核實始也潘巡道曾代爲請申然不能

嘉興府志 卷八十三
定其名而稍裁其名之數大率名納銀八兩三錢云雜泛
祇應無慮皆取諸其中然以所聞十年來坊漸圯矣加至
十八九兩二十三兩寢加至百兩強半皆胥吏乾沒縣
之所爲雜泛祇應者得半而已矣高皇帝之大誥天下也
以多名上溢害民之奸甚於虎也蓋實指斥浙西所司云
耳今概皆賢能謹凜功令何難翻然一更卽不然宜稍復
潘巡道之所故定額縣歲僉空役理亦宜以實數申報若
所納免役錢數盡取入查盤冊庶幾吏胥知上之有以譏
之也不敢大爲非以浮巧盡漁獵之術近奉旨練鄉兵節
縮之輒可得餉然外是猶能代畫三策焉一曰脩城額派
以縣計之年且數百兩久未度支可議一也一曰南運額
貼案全書南運皆有耗米解戶仍貿易從蕪湖市米貼之
如請改折則縣歲可餘米萬石可議二也一曰糧米派補
派補法至輕例宜準里均攤近有批坐以射利者至不貲
可議三也三者爲均徭役計法宜悉捐然未能捐而移之
以餉鄉兵未必非寄一時之權

嚴漕兌議

國家轉餉江南經絡二千餘里之水以爲漕說者譬漕於
人身猶員官也員官通塞繫天下之大命然以準江南猶
人身有脾胃也脾胃不病可以授權員官脾胃病矣員官

雖日流注必無益於大命之數矣故察理脾胃至急矣江南之賦兩浙爲重而全浙獨西有漕漕獨嘉興爲稱首云攷全浙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五十一萬二百九十九石嘉興漕糧已共五十三萬三千一百一十二石六斗而北白南白南漕永福常積廣儲斗級之數不與焉繇是以推是一郡當全浙之半也官軍之視糧長秦人之視越人肥瘠也豈惟不恤之而已且因而制之以取利焉愛人者莫如行恕立法者莫如持平糧長吾人也官軍亦吾人也揖進官軍而與之屬饜糧長最病勢格形禁抑勒之受而不顧其可安官軍亦最病矣蓋國家漕法凡三四易始制

海險陸費者無論矣其變爲支運也更淮徐臨德四倉雖軍民各半乎西浙糧長無慮皆狎洪濶淺凍風濤之阻與官軍共之其變支運而爲兌運也實始於工部侍郎周公忱平江伯陳公瑄上請然西浙糧長猶民運至瓜洲至淮安乃兌與軍耗有給腳價有給搬淺有給蘆蓆費有給而軍乃勉受之其變兌運而爲改兌也實始於都御史滕公昭上請然罷瓜淮兌運合裏河官軍於江南水次交兌糧長加過江耗視遠近爲差且議者疏論方其改兌之初也民惟恐官軍之不來一至水次賓主懽然犒待有加人人以爲如釋重負焉久之而糧長視官軍無德色矣又久之

嘉興府志 卷八十三
而如商賈較量稍形爭攘矣又久之而隱若一敵國交尋
怨矣嗟乎使吾民而不忘疇昔之患苦也亦稍念官軍矣
況勤勞軍國乎職愚以爲官軍特以發難端者心雖主於
耗贈而口必以米爲責無米者固受責也而插和有責蒸
溼有責細碎有責責雖無已時而卒無可以加責於米之
足與圓若乾潔者至若加贈漕規九石八斗功令日星官
軍雖猛於虎貪於狼無所用之參伍上下未嘗不適於權
然卒爲惠於法之內而已故受事以來與諸長令約其開
徵也必以全書之實徵冊爲主徵以是冊徵比以是冊比
若巧胥甲乙那移近造名約量冊者可焚也其已徵也倉
有定厥厥有定號號有定名名有定米借厥有禁移名易
米有禁草囤柴墊有禁而後乃比米曰圓曰乾曰潔始問
之收者中問之上者終問之颺者而已矣其將兌也無他
防防私折耳在總書之欲私折也割裂兌單而爲碎派官
軍一而派兌之戶八九則守候難而官軍不能不議折矣
在官軍之欲私折也貿亂兌單而爲花搭糧長一而派兌
之船八九則需索難而糧長不能不議折矣他若押差宜
去也倉甲宜去也綱司宜去也籌手宜去也公役宜去也
督兌時惟有騶從損舖設損儀席損犒賞損靜以治之耳
職與長令敬守其約五年庶幾無得罪於斯漕乎然持一

嘉興府志 卷八十三
日之法不如釐百年之弊夫官軍之所過責於糧長者非
敢悍然欲決漕規而隕之也蓋自詘力於耗贈少也耗贈
有額一旦而漸至少者何也宦戶日加而民戶日減也嘉
興人文雖隆盛乎視昔亦上下而參伍之者何以驟盛
曰僞宦戶多也僞宦戶者內則綱紀外則媼戚假宦以立
戶耳近歲於徵糧日持一籍齎至縉紳先生家取一私記
爲信狐鼠稍稍戢去然此其小者也至大而可汰者凡三
曰故宦曰客宦曰不成宦案國制官故仍免徭三年況明
德子孫理宜優復者今則強半非是也且故已數十年至
三百矣優卹之恩宜有所底止此豈亦國制不可改者乎
可汰者一也邑之爲力有幅也四鄰有邑而俱占籍焉邑
之力竭矣四鄰之郡而俱占籍焉邑之力愈竭矣四隣之
省直而俱占籍焉邑之力殆不可支三者雖已故亦仍懸
而不刊此豈今之君子求田問舍如此之遠乎強半胥吏
爲之耳可汰者二也孝廉明經清貧而優復之宜已若弁
種若貲郎若上舍生之三者邑至無數也非擁世祿之稱
卽擅素封之號且上以冒乎紳袍而下以累乎編戶何以
稱焉可汰者三也三者汰而宦戶清矣宦戶清而民戶力
漸復其初矣民戶力漸復其初而官軍之加耗已裕漕規
始可議循矣說者持以爲主怨之事不敢行愚則謂此法

嘉興府志 卷八十三
行而宦戶不惟不致怨且致德何也以鄉三者聞留宦戶之名而且墮損宦戶之實也苟一汰之今後喜可知也

練鄉兵議

鄉兵者民兵也攷諸古無之在宋始有禁兵廂兵蕃兵鄉兵四制之號鄉兵名始此矣然其制視鄉大小爲之數選土著以充有部伍無營壁所在團結訓練以爲防法不得擅調如斯而已本朝軍民異籍民力農養兵兵守戍衛農已與古制殊科後衛所不足賴清勾抽丁無虛日皆以摩切軍卒無一及民者後釋軍不深治令府州縣招募民壯所在官率領操練以待調發民壯之名自正統末年始也

後令州縣增額民壯百里里五名五百里里四名七八百里里二名小不減至百大不增踰千快手會手打手不一名然約名爲機快機快之名自宏治中始也後不惟衛所亡具漸并機快寡實議者欲調土漢狼達兵而用之狼達天性暴戾所過患苦之王文成公提督南贛始命兵備官於所屬州縣機快中選驍勇者大縣十餘名小縣八九名三省數僅五六百人名爲精兵因用以平盜精兵之名自正德中始也迨後更民壯爲精兵復精兵爲民壯無慮悉以傭奴充竟詘於用始參伍舊制城司守緝鄉立保伍盜王堂起山東大司馬彭公議欲調邊兵咨之崔文敏公公

曰不可邊兵至中國弱必致輕且恃功恣睢難御不如調保定達舍在前士民從後而總以一將既可平賊我兵以漸練矣彭公從之王堂卒賴以平是立兵之名卽保甲遺法自嘉靖中始也後者保甲法不力行盜平漸且撤而謹守緝之民壯盡化而供追胥守巡官始有增選標營之議標營兵大抵取自招募初應募者多客戶無家室以累其心漸且爲土著利害不相捐然卒無一試於用者標營之議增自萬厯中始也繇正統末以至今國家所以戰守之具皆在民不在軍矣雖法屢以意變然要不離民壯者近是今特奉有練鄉兵之明旨守令奉行惟謹豈宜無應書者職愚以爲民壯不足用而始改練鄉兵蓋猶軍兵不足用而始改練民壯也置軍兵而練民壯是輕將領而重有司置民壯而練鄉兵是寬有司而嚴編戶矣民壯練而軍兵尢食可也以有屯也鄉兵練而民壯尢食不可也以無餉也豈惟無餉而已民壯之初應募也因事立防應之者必多材武起自徒步者久之而無事安食坐避丁徭得以更易獲頂首錢矣久之而守若令假之事權攘臂追呼一身不足供且有副名而郡邑多白捕矣久之而大家巨族利其餼廩虛設冊中倩人應黠而郡邑多空名矣身不任甲目不識兵縱數百虎狼於郡邑之中雖欲禁其不噬人

豈可得哉有識者謂莫若卽練民壯爲鄉兵有十利益額有餉不煩更派一衣甲器械素所具備二類多土著無鄉井思三力能爲役此其家不貧不敢爲非四郡邑役頓減肅清易治五身就伍鄉市白捕無所容六操宿不得虛七應捕卽其徒爲之練習使盜益懼八大家巨族無所私之九踐更不敢取利入伍亦損將領所需十也然奉行練鄉兵矣民壯雖有十利將焉用之勢莫若參伍而上下之立期會招募一曰試之以力力不任不與也二曰授之以技技不成汰之三曰肅之以法犯法者治以律大抵欲練五十人者招募百人始有所伸縮而法不窮然招募之始亦不無權衡矣苟或乖爽其愚我者市以市傭應鄉以鄉傭應其强有力而欲專斷我者市以市黠應鄉以鄉黠應弱者懦而不可用驕者悍而不可使異日之患也至若餉之爲餉各邑稍於貼役中爲盈誦亦不至於放濫不理而民壯之罷老不任者可更也更其人旋收其餼廩以給鄉兵法爲至平且以嘉興計民壯額設載在全書嘉興三百六十名秀水二百七十五名嘉善平湖各三百名海鹽二百五十四名崇德三百二十名桐鄉二百五十七名若以宏治閒額推之里多者二名里少者五名合於嘉興府所屬之里今於數爲絕遠矣豈宏治之練民壯者可繇里準今

嘉興府志 卷八十三
時之練鄉兵者獨不可繇里準歟無論爲民壯爲鄉兵或
大縣以五百名爲率小縣以三百名爲率額有所定法在
必行募鄉兵以合民壯汰民壯以餉鄉兵因時設勢寓變
通於其閒豈徒可以守而已攻取戰勝於是乎在矣

弭盜賊議

國家設守令以治民郡更設丞邑更設尉主盜賊盜賊害
民者也事有主者守令之責宜稍寬近復以盜發不捕重
守令罰綦嚴矣盜賊猶不爲衰止其咎安在近者天幸歲
多登脫一二年水旱相仍盜不當益多乎嘉興所轄雖劇
邑非巖邑也一時長吏天幸多賢能以賢能吏治內地二

三竊發不能靖脫一旦當寇賊之衝講戰守攻取無虛日
勢不當益絀乎盜聚亦什爲羣伍爲耦見斗粟銖絲輒滿
志去大者不至斬揭小者亦何至推發不必用潁川鉤鉅
朝歌誘劫法儻一示嚴輒得旬月靜矣失今不治脫漸有
連巨浸伏匿山藪閒威重不當益墮損乎然今之治盜立
法不爲不峻矣莫不曰保甲莫不曰連坐夫保甲者舒國
之所用以振宋而連坐者商君之所行以強秦法至弊也
今不難舉而任之以勝盜而盜閒作如初時何也蓋保甲
者虛名而連坐者終碍而難施也宋蘇學士軾著論古者
朝夕求民間之小盜而搜剔之以至於盡若農夫之耘晦

不欲一莠雜置其中庶幾大姦無所得乘閒以肆而民得安漢陳尙書忠疏曰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禁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則大姦生而土崩今州郡諱以盜賊爲負曾莫省憂雖有發覺不務澄湔至逞威怒僵仆告者或踞踏比伍轉相賦歛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隣舍比里至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得發露陵遲成俗寇攘之咎皆原於此言盜至痛深夫盜芽一孤而可絕不爲而尋用斧柯豈智不足歟抑牽於斷也如尙書旨卽保甲連坐法不碍而難施而亦無裨於止盜誠在乎治民主盜者之得人也苟得人而善度用其法盜賊不難弭職

愚以爲弭法凡三一日治地二日治窩三日治捕然治地不如治窩治窩不如治捕盜賊非能自天而下者也勢必繇地地之交接有水陸二者陸衢道易治也而蹊徑難治水通河易治也陸多徒步踉蹌風雨不可跡而水捨舟不能舟龐然大物也其理不難察矣以嘉興論之固水國也東南大海防倭夷甚謹乍澈二浦羊許三關有衛有所有參府有總司有巡哨官春秋二汛法至悉也不具論論其壤之錯接也崇之大麻接杭之仁和而海甯之硤石長安二鎮則錯於嘉海崇矣桐之青鎮接湖之烏鎮而湖之嚴墓則又錯於秀矣善之楓涇接松之華亭而松之五保六

保則又錯於平矣秀之王江涇接蘇之吳江而蘇之平望湖之南潯則又兩錯於秀矣郡無大山絕塞以爲阻水之縈迴如腸胃盤辟此固盜賊之樂郊也然舊法有二巡哨恃船阻絕恃斷船之絡繹奔會以有兵聲援也一船例捕盜及兵凡十二人今聞宿者僅三四人多僱替罷弱不可使而悍者且爲村堡深患曾聞之父老江陵相公當國時雖洞庭彭蠡之阻險盜不得輒發詢其故蓋責指縱於漁船不獲輒坐之何當時漁船亦用命而今日兵船反衡命也江南呼水中之橫木曰斷斷者斷宵夜之往來也此法惟涸隘時始可施然亦必有人謹司其啟閉苟無偵守鐵索且可燿而鎔況一木之力乎曾攷之史冊南唐防淮甸每冬當淺涸恆發兵戍守謂之把淺議者以爲無事坐費資糧罷之劉仁贍固爭不勝而江南國卒以失守把淺之法何古可用以防敵而今不可用以防盜也治地之法二者審焉何謂治窩古之綜吏事者曰盜非通窩則不能爲通容言窩也然有通窩有容窩容窩者容盜至偶一居停之耳偶一指縱之耳偶一伏匿之耳爲患猶小通窩則養盜爲奴矣招盜爲卒矣連絡盜爲指臂使矣船則其所任也兇器火具則其所備豫也妻子則其所恩畜而養也未就縛而摘伏彌縫之則其狡獪之伎倆也或一就縛而串

胥吏獄制官祝網否則劫質而鬪奪取之皆其役鬼通神之權數也故爲之部下者劫則有三七納贓法不劫則有月比法凡此者非埋輪之威發屋伐樹之令不能破壁下車而立取也爲患至大嘉興如通窩者雖鮮著聞然江南之聞是也遠矣治窩之法二者審焉何謂治捕捕者盜賊之大父母也養盜而養於盜者捕乎天下其患苦之而嘉興爲甚以耳目所覩記盜則必不捕而捕則必非盜不止一二數也捕者有一非客盜者乎主盜無恙也有一非新盜者乎宿盜無恙也有一非助盜者乎執牛耳盜無恙也且有盜發矣一月而盜輒得者無有乎且有盜發矣一黨而盜全獲者無有乎且有盜發矣一案而窩與贓歷可數者無有乎按月金錢非盜無納經年火檄逢捕便沈矣至若窮鄉之民單戶之婦瓶有儲粟牀餘繭絲輒以爲奇貨居之排衙於古廟設案於浪船有炮烙之刑有懸吊之刑有麻繩反指之刑有灰湯灌喉之刑納之陰室閉之重門賈虐宣淫奪田攘室無所不至爲司牧者收捕不得而知之縱舍亦不得而問之迨痛定禍已弱植不能牒訴者什之九其稍能自通於所司者諸捕輒闕而執之曰某故積盜也嗚呼窮鄉單戶之爲荼毒也極矣治捕之法儻循捕之所以拷盜與窩之所以比盜法而用之豈不愉快矣乎

故曰治地不若治窩治窩不如治捕三者治而弭盜賊思過半矣

錢薇修塘濬河議

執事軫恤時艱以修塘濬河之策下問某也生長斯土見聞所習敢不披瀝以俟收採竊維修塘濬河雖爲兩事而重實在塘則修爲急河特修之一事耳請以塘之利弊論夫築塘捍海非堅不可顧其易壞有四海之爲水與江湖異顛風怒浪浴日吞天衝盪所及山岳披靡況於人力所築之塘其易壞一也吾邑海之外有白塔諸山角立其間潮之來也從夾峙之中奔湧而入其勢憤激雄壯噴濤撼地其易壞二也瀕海煮鹽戶必藉鹹水灑之謂之晒灰塘固則水不入鹽戶乘閒鑽穴引水初若一線終乃滔天難於堵塞其易壞三也沿海之夫每利築塘塘不壞無以爲生故日毀月剝以侵削之希冀包攬其易壞四也而築塘之難又有三患舊制郡徵塘工銀獨平湖以瀕海免徵餘六邑約各該千兩遇塘壞則僱夫買石塘偶不壞則徵積郡帑待用及其弊也相通爲姦漫無稽考議者遂欲削去前銀此又因噎廢食也築價何需焉此可患者一每當築時調各邑人夫應役相去海塘近者百里遠者倍之皆樂避而畏出多齎銀到塘僱募土著土著利其僱有一身包

嘉興府志 卷八十三
數丁者遇點聞援彼應此百計支吾夫雖多而力實少此
可患者二又民不可與慮始興功之日浮議雜然一有不
達信聲吠形更相傳遞以白爲黑化蘭成蕪前者蹶而後
者恐遂因循塞責以掩目前莫肯堅任此可患者三夫兼
此四壞又值三患塘之所以未築而先傾方事而難固也
然百雉孤懸溟濤瀕洞雷霆砰轟相隔曾不百武億萬生
靈係此一線塘可不議築築可不議亟乎今且酌芻蕘爲
執事獻受洪流之衝當擊盪之勢此係於天吾弗論也其
竈戶鑽穴引海實資鹽課則有可說焉聞竈場每歲所入
運司鹽價不過百兩盍若於塘夫銀六千兩之內歲支百

兩代解於是而猶有穴隙者重懲之塘庶其可固乎其每
歲塘夫銀停徵之說不可徇也但往日有侵詭未完者可
不追乎追不可罪乎其各縣應役之夫齋銀僱土著者宜
令納銀者聽而官自僱募就役之夫不得冒代不猶愈乎
雖然是補偏救弊之論猶其膚也竊意今之急務在用得
其人耳今之執事紀綱於上水利憲臬督率於中其隨地
分布責之董眾者或以武職或以耆老愚謂此曹奔走車
塵之前而不恤甘受不測之辱而不憚此其意何哉亦欲
乘機射利耳一萌利心不過承上之旨徇已之欲苟且畢
事豈復遠圖故爲今計莫如總計當修之數畫界分區選

嘉興府志 卷八十三
擇素有廉隅者不拘官民使之督役其工價卽付之使募
健夫聽其驅率但期以十年不毀如不及年數卽歸咎其
人而在今任事之秋宜稍加禮意或撥以隨從或優其餼
廩事完之日立石爲紀一遇毀壞隨令整戢如此塘庶幾
有永乎顧督工之人不在聰明才辨而在有心計知水利
者又必絕其他務得專精銳思於塘朝而往暮而歸程眾
能以勸懲之合眾策以商確之成敗利鈍之故一肩於身
而不以付之天斯得人矣人得而塘之修無難矣若河之
濬似可不加力而自致者何也築塘必以土取土必於附
塘之地上以漸取而墟則河亦不力而濬一事而兩效也

若夫運石築塘宜舟乎宜車乎抑宜以人力乎要在因其
便矣水便則舟陸便則車不可車則人力挽之務求濟用
非膠一定也雖然天下事有治人無治法懸法核人難以
求濟以人運法庶或亟成考之吾邑之塘亦有難一槩者
如近城一帶潮水似緩若宋莊天闕其潮十倍故於此則
當如常法於彼特宜表裏皆石石必擇其最巨且以鐵尺
貫之不爲一時速就之功務期經久不刊之利嘗稽之昔
王介甫築寧海之塘但用甕石以其潮平也高駢築瓊州
之塘則用排石卽取諸海濱之岩也河南築黃嶺岡之法
可以捍河而不可以捍海江左築長隄排木之法可以捍

湖而不可以捍海要在得人而已得人而宜與不宜惟所用矣執事固善用人之人也宏遠之猷高朗之識有出於尋常萬萬可以吞吐滄溟底柱碣石者區區一塘何有於愚言

國朝

黃季瀚浮糧議

浮糧之增非古也江西則南昌袁州瑞州三府以元季陳友諒竊據之故江南則蘇州松江二府浙江則嘉興湖州二府以宋季賈似道公田及元季張士誠竊據之故建文時曾減之至永樂時復增我

世祖章皇帝軫念故明初與一方讐怨錢糧加重惟袁瑞二府

已叨輕減矣南昌以入告稍後因未連及至若蘇松浮糧中外言事屢請酌減獨是嘉湖浮糧從未有流賈生之涕者夫一方之利弊必本土有芻蕘而後可以備仁人之採擇將來度支稍裕正沐浴膏澤之時倘獲仰邀薄賦嘉湖之民得與蘇松一體減徵不至如南昌之補贖豈非浙西二府生靈之大幸哉伏讀律例開載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五升五合五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今全書所載嘉湖二府屬惟長興縣無浮糧其餘一州十二縣除徵平徭馬兵壯雜

項銀外有每畝另徵折色米又徵本色米一斗二升以上至有將及二斗者非惟不得與民田比卽沒官之田亦無此等重科其爲

聖世之必當減徵可知矣且兩浙同壤而浙東之賦較輕如紹興府蕭山縣之田每畝科米七合六勺他縣亦不甚相遠乃浙西之科米數十倍於浙東議者動謂嘉湖財賦之鄉絕不知啼飢號寒窮苦萬狀眞昔人所謂可爲流涕者也

毛一駿海防議

海防大勢浙西要地專在海鹽澈浦南乍浦北分左右兩翼海賊入犯之處如西海口蔡岐港梁莊獨山白馬廟秦駐山黃道關壺蘆山等處南北約二百里防海之要遠哨海外不令入港爲上策循塘拒守不令登岸爲中策若縱令登岸斂兵入城閉門固守受其攻圍則無策矣且查前朝舊制本縣有福艙等船一百餘隻水兵三千餘員名遠哨吳淞甯羊許等處又設有陸兵二千五百餘員名防守沿海地方等處威伸海外烽火潛消數十百年太平之民不復知有兵革之苦職是故也今鼎革之交海防盡弛水師船隻無一存者安能遠哨海外止有循塘拒守一法尙得中策然澈乍三處守兵一千二百視昔已減其半合則

實此虛彼分則寥寥數人政復有幾連鯨入犯之賊多則萬餘人少亦數千人安能遂拒其來不令登岸乎且海上列城遠者二三十里近亦十數里獨海鹽相去數百十步近在咫尺之內賊若登岸便是到城城卽無恙城外室廬財產玉帛子女之饒盡爲賊有可不爲之寒心哉今若欲慎固封疆便當盡復前朝之舊不得不議增兵不得不議增餉四盡三空之日安得雨金雨粟而酌於不竭之源耶捉襟露肘事實兩難關係錢糧未敢輕爲置喙也如造船一款本縣曠土平夷實無干霄蔽日佳材堪作艨艟之用又係鐵板硬沙造成亦難出水所以三百年來專責浙東而不及浙西者以此似應卽爲停止不煩覆議者也又築堡一款本縣沿海二百里皆是巨浪衝擊處所別無支港入我內地土壩木柵無所用之若烽堠臺寨久已鞠爲茂草不行修復則防兵不能露居修則應用何項錢糧事在上臺題請議行非有司所敢擅專者也

袁國梓均田均役條議

看得均田之利首在革除現年革除糧長次在革除總甲并革除塘長此均田之所以稱善也然均田之法又必彙田以收各區圖散亂之田使人自成圖人自成甲則花分之弊絕又須設板串以定花名應完地丁之總額計一年

之總數分每月之完數則比較之法簡而又恐彙田則區
圖田號混淆故仍存新舊二冊以憑查對而田號瞭然且
恐設板串則銀數煩重難完故又分一月三限以紓其力
則輸將易便他若開河雜徭勢不可廢者則按田出夫衆
擎易舉至於官戶加徵田畝昔以免雜差而起加徵今仍
加銀米以免力役則賦役均平而法始可久也今將條議
開列于後 一均田從來圖分大小不齊田之多寡不等
如遇雜項差徭田多者尙難支撐田少者益見困苦自前
憲有均圖之行每圖以三千畝爲準各縣遵行今應仍照
前屆定額如有推收不得踰數以致盈縮參差都則領圖
每都編十圖圖則領甲每圖列十甲每甲額田三百畝總
一里計之爲田三千畝便可杜多寡偏枯之患 一併田
凡田地大約零星置買分屬各圖錢糧旣分頭完納差徭
又各處奔馳甚爲民困今將一己之田盡收一圖如田多
者儘圖彙收田少者儘甲收戶或少至數畝數十畝不足
一甲者各就弟男子姪親族共成一甲務使人自併田合
成圖甲則百姓完糧旣便亦不苦差役分擾庶糧徭易值
矣 一挨原號新圖之田皆從舊圖收來田入新圖恐幾
經推收而舊冊之原號杳不可問矣今須將舊圖原號與
新圖號戶挨對註明凡舊冊則挨號領戶新冊則定戶領

號兩冊會同不許一號舛錯一戶遺失任田之推收分散而坐落原冊瞭然也 一併戶從來立戶之弊患于子戶花分或父兄已故而仍舊鬼名或殷實田多而捏析名號以致徵比花戶之法難行今必令併田之時一人止立一戶業戶務須的名則戶少易稽而徵比不煩一洗花詭之積習 一革糧見先奉憲行革現年糧長名色然名雖去而實猶存或改稱柱頭或設當分名色是欲去糧見而仍移禍于圖首甲首也今併田併戶則正項錢糧花戶各自輪納凡有雜辦差徭照田承值可無按甲輪當挨年催辦之事庶不致以一甲而支十甲之費以十年而併一年之累則糧見可以頓除歇家包攬之弊亦從此永杜矣 一設板串浙中地丁錢糧不能歲內全完其弊在每月不定分數每石不設板串故頑戶得以遲延今仿江南華婁事例定限每月一分一分又分三限計一年十分設立四十四連板串每連四張其一張留作串根每戶總算額縷析一分分註每月三串之上如每月應完銀一兩每串填三錢三分三釐三毫每月初限初幾日完一串二限十幾日完一串三限二十幾日完一串足一分之數如本戶全納一月之銀則全截一月之三串如止完一限之銀則截一限之串仍存二限之串查對串限而完欠了然則官之稽比

完欠便也每月一分如數完足至十月則全完官之考成更便也況一月一分又三限限期不促爲數又輕則民易輸將民力之拮据尤便也況板串一設胥役無從侵隱可無民完役蝕之弊矣 一禁優免各縣俱有官圖儒圖之分向猶循優免陋例故民圖有徭役不均之歎嗣後止除加徵圖分外其餘如遇開濬河道修築海塘葺理城垣等項須照田承值闔邑均攤不許濫行優免役旣得均民困永甦矣 一便推收凡民間之田有買有賣則大造之年其推其收圖非一人一戶田數紛煩或查舊冊爲推或入新冊作收百姓必東奔西走于新舊胥役之門日旣遲延且恐勒捐多費今莫若于縣擇一公所爲編房冊局使百姓各將田地數目造明細冊投入編房該書照造推收冊則彼推此收當面了了旣無舛錯之患亦可省需索之端 一卹賠荒每縣必有荒圖每圖必有絕墳絕地在百姓則視爲不毛之土在有司同在稅額之中向來每令糧見包賠今糧見旣除勢必正額有虧應仿江南華婁事例就近攤搭如在某號中有絕墳卽令某號業戶承管如某戶近則有絕地卽令近地民承召如或居民不願承召似難強以所不便則或合縣均攤每畝不過釐毫之間而荒地得有著落官民均受其益矣

金昭鑑條議官收官兌漕政八款

一造滿倉厥之利古制漕兌一法能使軍不見民民不見軍者由于倉厥櫛比秋成後有司卽斂正額以貯足于倉故臨兌糧無不足旗軍無需索之釁則造厥一節爲清規杜詐之第一喫緊事也邇來厥舍傾圮窄狹不過十分之三以致糧米或散貯別所或不足掩藏勢不能不使民輸米于軍軍取米于民欲不相見得乎相見則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是故造厥最急而費于何出竊計嘉興一縣共三百八十一里除去坊廂銷圖六十里官民圖共三百二十一里其該三百二十一厥一圖除均攤白糧雜糧若干外

嘉興約貯漕米二百五十餘石秀水約貯三百五十餘石每厥約費銀三十兩每甲出銀三兩秀水亦照里起造此係衆擎易舉一勞永逸勝于頻年妄費無益爲小民之所樂輸丕作者伏乞憲天頒飭郡縣出示徵取前項分費責令糧官鳩工董成務須堅緻牢固勿令狹陋塞責年久修葺官民酌視量捐 一徵糧之法每年當于未起徵前先行均攤易知由單令糧書細填里遞田數算徵米若干除寬設數限至十二月止徵足卽給完單如有不足許糧長開里遞頑戶單比追完足糧盡入倉矣若防維之策自有

更夫數十名晝夜巡警其每人工悉照舊規不贅 一上倉經管之法糧米上倉勢不得不用倉甲蠹弊者多當互爲保給又倉甲之中點一樸誠練達者爲十厥領袖名曰什長倘糧長上米若干必眼同本圖倉甲并糧官什長庶無插和水穀之弊驗畢卽將倉厥封固如盡行上足再給完單以杜重徵苛索之累糧長上米十石再加一石防折耗也 一永革派單照蘇松倒厥掣兌之法每糧長約出漕米二百五十餘石一軍約兌米六百餘石則一軍兌二民有餘矣歷年派單雖出督糧道衙門然糧蠹上下通弊作奸故將一單零星散派有一軍而兌數十民者有一民

而應數十軍者苛索之端自派單始今旣貯足倉厥則集收時糧已交卸給票矣臨期只須堂官照直隸倒厥掣兌之法有一掣掣一軍立督兌完不足鱗次挨補則糧長零星派單之害可永除矣 一出兌之法斛米旣軍民不相見矣然運米下船勢不得不用腳擔向來舊例每擔腳米二升以升四合給散籬夫六合給籬夫頭挑數以竹牌爲記朝給暮收後因夫頭剋減復有加籬錢之索今議照舊給足短少許散籬夫不時呈稟其加籬錢亦不許妄索 一漕規宜復舊例每歲旗軍運京倉米一百石外贈隨船耗米二十五石進京倉耗米十五石民間兌正米一百四

十石旗軍交完止百石也是謂官貼又念嘉禾水鄉米多溼潤故令民間兌米百石外加四石免其晒乾復慮米或不堪再加四石免其篩颺百石之中七十平斛三十加尖每尖折米三升算共六十斛米總添米一石八斗此九擔八斗所自起也是爲私貼則是九擔八斗米色在其中篩颺在其中折尖順風在其中矣若安家則有月糧鹽菜則有行糧剝淺僱夫則有輕齎以至修船有銀回空有銀費三石

國課而得收一石之用

朝廷亦何負于軍哉迨相沿久而加四之耗晦矣官軍發兌粒粒皆曰正供也又久而九擔八斗之耗晦矣漕規發運粒粒皆曰額糧也于是巧爲截頭之說初謂以耗米本色因時價改折色銀十七兩六錢四分猶之可也何爲乎外又添綱司二兩又添截頭使用銀十八兩共三十七兩六錢四分之議乎豈非旗軍得官貼之外又有九擔八斗之私貼私貼之外又有綱司截頭之私貼則耗外有耗耗之外又有耗也然則此議也出於糧道張之條示以付旗軍者實欲行軍不見民民不見軍之說也不意近歲兌漕日增月累又私加米色錢免篩颺錢開厰錢伍長錢著押錢順風錢綱司話會錢獻土地錢東道錢插籌錢倒籬錢管

船錢洗澡錢踢斛錢折尖錢搖籬錢名類頗多不堪枚舉
民間兌米一石則有倍石之費設復有進于此者流將安
止乎揆厥所由皆緣民不明其本不敢與軍爭官不明其
本則不與軍爭畏其咆哮安其習狃積漸然也爲今而籌
救時之急者則漕規宜復舊也截頭使用軍雖囂悍終屬
私勒自三十八兩之議完之在官而居然官物矣使此議
行久而日晦將此三十七兩六錢四分必又如昔日加四
加一之耗作爲正供曷足怪乎前制旗軍兌米倉門外止
許一旗一綱不許打花違者坐以軍法今不能禁之勢必
聽之聽之必且嚴比以授之是何爲者惟其視爲官物而

需索米色如故需索話會如故需索著押篩颺如故則是
民有百石之糧無端而添出三十七兩六錢四分之櫃銀
矣故加耗一說首宜痛懲 一行糧宜復舊例行糧資旗
軍鹽菜薪水路費故每石折銀五錢于條鞭項下取之自
崇禎六年公家之賄賂盛而運軍之倖竇生交通藩司移
文改折本色其時徵書雖下而民之折與軍者較米時價
猶能稍減故人樂從而趨之積漸至今逢兌行糧亦索使
用索票錢索重兌爲浮于時價者每石不啻三四錢矣故
曰行糧宜復舊也夫同一輓漕也同一飛運也蘇松常鎮
兌米百石糧里雜費不過四五兩並無米色之增並無折

尖踢淋之酷彼獨非軍也哉時同地同交卸完納同彼未嘗獨欠此未嘗獨完則知禾地之重困吾民者徒奉旗弁之狼籍盤殮繭絲家室也敲萬姓之脂血以奉軍隨路呼盧到處宿娼是誠可慨已蘇松之糧一老人董之而晏然嘉禾之糧以糧道刑廳數上臺臨之而時或生變愚深維其故由于倒厥掣兌之法不行也今既造滿倉厥自無從前陋習而直隸良法可一朝舉矣 一永除差單之害每年兌漕既責成倉甲徵收給發矣而單差何爲者此衙門虎蠹巧立押單名色每單先賄通糧蠹隨差糧單一紙差人不過袖手旁觀立厥中數日耳何爲乎欲索糧長銀每石一錢二錢者名曰工食約共計之則糧長無端又費錢數十兩矣或糧長有不肯如其數者則曰我先費本錢在內極其追迫糧長兌漕之後無有不賣男鬻女以飽單差之腹者更可恨者與刁軍串通巧立各項名色始因糧蠹之得銀任其索取繼爲梟旗之首尾仗其威神故單差之害雖經憲臺屢革之而不能革者殊非解也今既照直隸官收官兌民困頓甦則無所用此輩矣

馮至城河議

城之有河財之源人文之淵藪也海上前賢自顧陸權輿下綿唐宋史不絕書而前明尤爲極盛

國朝百餘十年元相詞林尙復聯鑣接武自董庶常以後則寂寂無嗣音于今三十年矣士大夫咸知其故在城河之不濬也決策濬之而兩河居民抱無涯之怨思當事者亦旣無可如何而署訓事馮至願得以權宜之說進有請也請於城門之內取七尺之松椿入地三尺出地四尺築爲泥壩常令城中之水有四尺之深深則清清而深則財聚深而清則人文復振此壩之利也有利則必有害載柴薪而至者壩阻而不得入矣載糞土而至者壩阻而不得出矣怨之興也亦復何涯而吾以爲無阻也問壩上之水盈盈乎則依然無阻也壩上之水平平乎又可以拖而過也

猶無阻也壩內之水深深而壩外之水淺淺乎則可以搬而過也終無阻也有發大難于前者曰築壩之利未必財源之魚貫而人文之鵲起也而搬運之害已及於貧民則請應之曰未壩之先外之水淺淺矣曾見內之水深深焉而舟楫之可通乎吾但見其涸也雖求搬運之害而不可得也與其未壩而舟楫原不可通也則何如壩焉而舟楫得不通而通之利乎而況財源之必魚貫而人文之必鵲起乎故請得以權宜之說進爲士大夫陳之

顧廣譽乍浦九山辨

補錄

我邑與松江壤相接談雲閒山水之勝輒曰九峰三泖以

嘉興府志 卷之十三 三
故我邑亦稱焉乍浦濱海多山故老相傳以當九山之名而潛夫李氏遂舉龍湫山苦竹山觀山湯山暈頂山高宮山益山雅山獨山實之作九山志人多宗其說龍湫山者陳山也予嘗陟其巔以望審其岡巒之起伏陁嶂之斷連不過一兩山而已烏覩所謂九山者哉心頗疑之後覽趙子固彝齋集魯子謙閒窗括異志皆言陳山絕不涉其餘諸山益疑苦竹暈頂諸稱至明始有而非古且就九山志言亦尙有東西常山馬鞍龍尾黃山尖山者又何以定彼六山之不當數而此八山之必當數邪論山勢則未見判然爲九論峰巒又不止有九予固知乍浦非有九山而九山之初不指乍浦也及讀徐氏碩至元嘉禾志於乍浦僅載陳山雅山然後信向所疑之果不謬志言山高八十一丈周回一十五里括異志亦云然此九山志與各志之所同也試如其言而加以八山若六山則周回當以數十里計是豈區區乍浦所能容者邪然志於碑碣門載宋紹熙間陸峻叢豕記稱縣治東北三十六里曰湯山則湯山古亦有之觀徐氏之失載湯山與獨山其閒未必一無挂漏度在宋元時必不多至十有餘山如今所云云也不然九山之說果有自來徐氏何以槩不之舉而祇舉陳山雅山爲也大抵自明初築乍浦城而民居始稠密名稱亦益

繁世俗喜析一山爲數山用以相識別故太行中條皆一山也其隨地異名至不可勝記而吾浙會城之吳山曰某山某山者亦未易以僂指數其皆此類邪而志又有故邑山高八十丈周二十里李氏辨之以爲鹽邑舊治在此後徙而西回視此山槩稱之爲故邑云耳非別有一山名故邑其說良是然則故邑山之云統西東雅山至獨山言之也徐亦未核而其書較近古差可依據徐志首及松江於水明云三泖山阜則臚列至二十有三亦無九山之說可知九峰云者特以形容其山之多而非實有九峰之可指彼松江且然而況在乍浦李氏之折衷雖善要之於事實未符予故辨之以補其千慮之一失焉

祭文

宋

蘇軾祭陳令舉文

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令名使取重于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將世之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奮而不顧以至于斥一斤而不復以至于死嗚呼哀哉天之所付爲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

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
之以異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秘耶不然令舉
之賢何爲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
緒必有驚世而絕類者矣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三
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

明

仲聞韶祭徐中明文

嗟乎中明我郡一人死忠死孝罕有其倫上慰祖考下光
友姻憶昔總角歌風咏幽各言其志侃侃閭閻歲在辛亥
結盟洞真意氣遵邁文彩嶙峋仲欽霞變秉生雲屯惟余

誕肆酒中稱臣厯落數載共拙效顰兼余不造連哭二親
直至戊午君始魁麟又復三年獲步後塵同上公車屢困
燕秦繼均師席亦共社民惟余不才早遂思尊惟君望隆
蜀楚秉均餉窮兵盡隻手莫伸挺身赴鬪匹馬橫瞋父子
爭死許遠張巡在地爲嶽在天爲神千古英杰百代維新
聲揚四海名震九宸卹典優崇仰聽殊綸春來飛札念我
誕辰仲欽秉生存沒諄諄某自後死觸目驚心詎謂寓言
竟成其真楚山之側楚水之濱怒車奔馬彷彿來臨出師
未捷泣下沾衿英魂不泯誓殺狂氛無戀故園鑒我明禋
文可在傍赫然其振

國朝

錢陳羣祭范大夫文

祠在城西
金明寺

由拳之窟樵李之城地實介乎吳會爲伯圖之所必爭曠
百世其相感惟令德之可馨當辭政而出質借柘稽而行
成翳此邦之眾庶倚夫子而爲命懼偵謀之相躡曾肅肅
而宵征旣宰詔之中餌罷二紀之甲兵伺夫差之驕縱敗
齊師于艾陵僅老弱之畱守遂搗虛而繫頸決生死于指
掌俄已亂而扶傾緬王佐之不克見兮夫孰與子抗行功
旣立而不有兮師介山子之孤清變姓名而躬耕海孺兮
薄卿相于守筵歷三徙而不遑處兮規利入以遺餘生嗟

英雄之末路兮心耿靡甯至今邦人之蒙業兮申麥飯以
來迎洵無德之不報兮神歆鑒而式憑亂曰宛之三戶君
故土兮執辰而往勳則樹兮逝水不可返靈其奚取兮又
曰鴟夷浮海乃行意兮名難久居行避地兮齊非所安兮
則不我棄不我棄兮降福濃濃沙戶祈蠶兮秔稌祈農擊
鼓兮考鐘雲旗飄兮雨濛濛鳴玉佩兮雍容翩其來兮城
之墉

跋

朱彝尊書孫氏同爨會圖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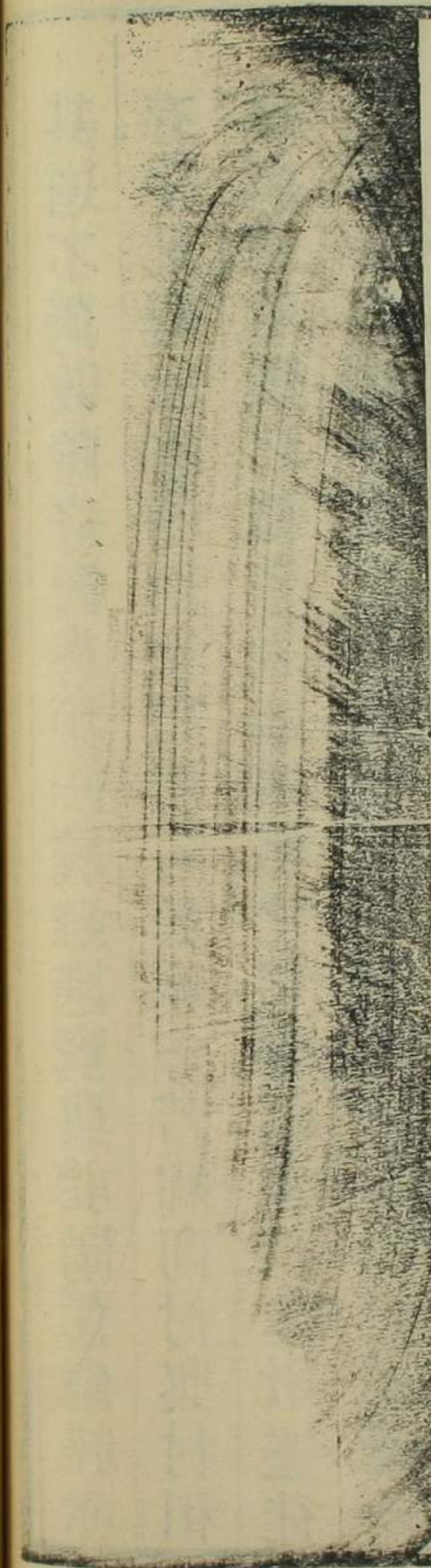
吾鄉孫簡肅公治家以嚴子弟侍立暑不去衣然其教初

嘉興府志 卷之十三
學飯後必散步歌詩以吟咏性情故其子六人皆善詩家
居爲同爨會三日一集必有詩列圖于前聚詩其後裝池
爲卷孝友之語充溢丈幅之中可謂天倫樂事矣公嘗誡
諸子曰家人睽離必起于婦人但得兄弟時時相聚讒何
由生今裙屐子弟往往晝居於內兄弟無幾相見此讒柄
所由階也若盡如孫氏六公飲酒之飫而不愆其儀讌集
之頻而勿傷其侈賢子孫循而行之雖百世可已公裔孫
某出示予因跋其後歸之并著于禾錄焉

張履祥書保甲論後

保甲之法卽管敬仲內政遺意內政猶是井田遺意行得
其道不獨設險守國爲第一義雖選賢與能講信脩睦亦
存乎此變十家爲百家可以行於城市若鄉則村與村相
結其奇零散戶隸于人烟衆多之村而不限以家數遷徙
往來必有驗士農工商必有業啟閉巡警必有時但使一
保之中推其衆所信服者一人主之不得則富室或薦紳
家主之循等而上百統于千千統于萬如軍之有伍官司
不以苛法生擾則人自爲守而無良靡所駐足衆勢固於
金城矣蓋暴民不作流亡不生天子所以守富貴也盜賊
寢息鄰保相救亦封君巨室所以長子孫也自天子至庶
民富貴有大小其欲長保所有以貽後人一而已上下志

通何事不善後世有司動至倚法擾民無賴亡命遂攘臂
奮舌以撓敗其間所以有事力之家縮首避禍不得已甯
東西播越不敢在事雖有保甲徒為厲階而盜勢日昌土
田日蕪里俗日敗矣夫人情古今大率喜亂者皆窮人憂
亂者皆富人也不與憂亂者其守而與喜亂者滋擾惑甚
已嗚呼安得實心生民如循吏相與講求安集之策乎



嘉興府志卷八十四

嘉興府知府善化許瑤光重輯

藝文三

賦

元

佚名語溪賦

市曰義和古之禦兒州曰崇德今之語溪境接吳越道達
京畿居湖之東鎮浙之西澤通運漕陸走輪蹄昔子男邦
漢封轅終古為語兒侯文恬武熙今開州治元陞縣民繁而滋闐闐
星列樓觀雲齊運河一帶彩鷁交飛南北二橋橫跨虹霓

其地產也山川秀麗土壤膏肥桑綠宜蠶繭白宜絲夏麥
芄芃秋穀離離四時之果千乘之梨其風俗也魯泮文雅
義塾禮儀武城弦誦洙泗書詩衣冠萃止商賈駢斯農耕
而食女織而衣其人物也鍾靈產瑞毓秀孕奇福王忠定
世寄安危狀元沈晦文耀壁魁臺省八座椿桂五枝子明
曹監先哲成規蔡開潛庵理學後進著龜輔廣繡衣獻替朝廷
羽儀徐龜年蔡開翰苑詔勅文章階梯陳瑄張伯淳清廉郡守道
德賓師橋梓聯芳棠棣交輝石門張氏子姪金紫雲仍門楣聲
名文物四海遠馳詠之於楮傳之無期

國朝

陳佑構李人物賦

吳越之邦斗牛之宿睇天日以山明匯具區而水秀乃有
構李名城辟塞古堠跨滌湖於澤園抗疎峰乎胥阜會山
川以信美越古今之儕偶地固奧區產亦才藪詎止淮海
賦會稽之人物甫里載襄陽之耆舊未遑殫述試畧鋪揚
建炎之際帝子之祥宋孝宗虹流華渚誕毓少陽此乃其偶
不復再詳若夫炎精炳漢桂華靈長孝武之盛廢和柏梁
忌嚴工詞賦助嚴舉賢良會稽翁子朱買臣後先翱翔嚴夫
子與兩中大夫並採藻以雕章匹鄒枚與臯朔傲文囿而
頡頏南粵東甌之域朔方東越之疆駕樓船以薄伐並功

載乎旂常此則椎輪為大輅之始制而睢渙為繪藻之前
光也已迨三國六朝哲人杳矣僅野王顧野王之書臺止徐

熙之故里豈顧陸占籍乎古鹽而吳越或消乎載紀至唐
而瀛洲之選德明陸元明肇起貂蟬奕葉以昌厥裔內相宣

公本仁祖義侍從平章垂於奏議過邑式甜瓜之巷游客
訪寶花之宇俎豆猶馨風流未墜彼裴相休之清暉遜先

民之遺矩若乃邱為三畝顧况雙峰處仁徐岱復禮表里採
風侍金鑾而作賦佐蓮幕以從公陸祥文展之屬詞疇匹

殷堯藩之風采誰同於唐為盛亦未易逢越宋聚奎文浙
宗洙泗行稟誠於安道聞人安道學博識乎令舉陳舜俞清叔衛涇

談經正叔衛湜考禮誦後樂之篇合櫟齋之著一門師友闡
明傳註化南謝炎宗韓柳之傳彥發婁機開馬班之緒若晦沈炎

之抗直於言路宗厚宋張恂之殉節於海濞炳於青史又其
著已至有元碩儒萃於鴛渚東甬張翼之長西溪鮑恂之子澤

民潘著宗考亭之傳竹林陳堯道與鐵崖之侶歎何代之乏才
感斯人之在邇若乃高曾規矩故國儀型金甌卜相玉鼎

調羹則有若廊府舊輔俞綱入贊槐廳文懿呂原宅揆正色守
經文恪朱國祚歷事乎三朝正國本而泰階以平文昌樞府

畫省名卿則有若襄毅項忠折衝樽俎偃武銷兵越南州司
馬徐必達運籌開濟丹陛再振乎履聲中臺之亞六卿之貳

則有若俞少宰山之清介畫圖寵賜朱司寇大之平反門

閭表異俱夙夜以匪懈矢靖共於爾位承明金馬著作之

廷則有若蘭暉宮諭屠應碧山學士黃洪金門吏隱先宮

具區司成馮夢即未視草乎鑿坡雅若尚寶戚元博若回

卿李日譚公昌藻鑑垂粵與閩早蜚聲乎藝苑並咀華以

含英彤墀露奏白簡霜凝則有若滄江虹月柏府風清姚

身非臺諫抗疏撻鱗則有若受杖之主政沈思為民之監

丞岳元媿柱石之遺直追折檻之朱雲運逢百六天步既

傾則有若太僕徐世殉城以激烈司寇徐石殉國以忠貞

烈更甚於常山忠不忝於廬陵識其大者尚論久矣寧俟

淵雲之麗賦已烈南董之良史試徵文而考獻慨前人其

專美倘繼往以開來勗大賢其有俟

趙佃白龍宮賦

海浦之偏陳山之巔俯千盤之危石漱勺水之清泉曰是

所謂龍湫者也爰有樵客出於松間余詢之曰是湫也何

以龍名客其為我言之客曰嘻子以龍之不於湫耶夫龍

神物也或躍在淵或飛在天伏于一泓遊于百川蓋大小

之齊形久矣又何疑乎與蠅蟻同觀若乃旱魃為祟巫尪

涕漣豐隆失御雨師告愆父老扶攜而祈望大夫禱祀而

致虔起視湫中有物乎蜿蜒金光玉曜遊戲無端白日為

嘉興府志 卷八十四
之退舍赤燂于以摧遷俄不知其所之行上薄于穹圓蓋
膚寸方合而甘澍已漑乎千萬頃之田也于是邑士大夫
請曰是不可不報賜乎天遂築宮山暎勒名顯濟豐碑如
椽而肇始于崇甯之年至于今而彌宣嘻子以所聞止于
是耶當山之椒有龍母塚在焉鉅石忽起而盤陀雲霧時
覩其連絲湫之所見者卽其子也不知其所自來此蓋出
于相傳繄神龍之變化而不可測也夫又安見其不然余
聞其說曠曠乎若遊六合之表而與神者往還也久之乃
與樵客徜徉乎山之陬瀏覽乎勝槩之全象勾陳之翼衛
兮知遙應乎星躔俯羣峰之環列兮不足當夫一卷面稽

天之巨浸兮駭潮汐之奔騫望三山其可接兮以彷彿夫
羣仙雲山萬疊而若可辨兮羨鷗鳥之飛旋欲凌颺而直
上兮庶幾與浮邱洪厓把袂而拍肩時惟春暮風和日暄
翠禽集于沙渚芳草繡于陌阡都人羅拜士女闐駢金鞍
馳驟而屢卻香車躑躅而不前已來恨晚欲去流連莫不
快山容之靚麗怡海色之澄鮮斯可謂極遊覽之樂而娛
心意之便者乎樵客曰子知其樂而不知其所以樂也惟
昔之日長鯨振鬣猛虎奮銛比屋播蕩負擔迍邐欲求一
日之安而不可得矣今者

聖人在上有司皆賢蛟穴已掃海波不濺將軍罷樓船之號堡

嘉興府志 卷之十四 五
塞無斥堠之煙猛獸絕蹟夜戶不拴廛市匝匝林木葱芊
飢則折松而爨倦卽倚石而眠風雨以時取禾百千祝釐
如織棟宇益堅斯遠近之至者但知茲山之樂而不知其
有由先也今取其語著之于篇

詩

周

越王五年五月吳破檣李王入吳與羣臣臨水祖道軍陳
固陵作祝詞二章

皇天祐助前沈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從
者昌王離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眾夫哀悲

莫不感傷臣請薄脯行酒三觴

大皇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
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

越王二十一年冬十月王伐吳國人各送其子弟于境上

三日徙軍檣李作離別相去辭

蹀躞摧長慝兮擢戟馭爰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一
軍飛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
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貔
驅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

晉

嘉興府志 卷之十四
佚名阿子歌三首

晉樂苑嘉興人養鴨兒鴨兒既死因有此歌

阿子復阿子念汝好顏容風流世希有窈窕無人雙

春月故鴨嗥獨雄顛倒落工知悅弦苑故來相尋博

野田草欲盡東流水又暴念我雙飛鳥饑渴常不飽

齊

陶宏景書海鹽陸逸沖十賚文後

賚爾十事事準前史對揚嘉策循言求理無或驕惰以騫

斯旨援筆申懷敢告處士

梁

簡文帝題海鹽令蕭特墓

威鳳五色朝陽千仞孫枝發響將離流韻瑾既誕子恒迺
瓘允銀鈎之巧重世遙雋况此臨池蟬輕露潤

唐

獨孤及觀海弔秦皇

北登渤海島迴望秦東門誰尸造化工鑿此天池源瀕洞
吞百谷周流無四垠廓然混茫際望見天地根白日自中
吐扶桑如可捫迢遙蓬萊峰想像金臺存秦帝昔至此登
臨冀飛翻揚旌百神會望日羣山奔徐福竟何成羨門徒
空言惟見石橋足千年潮水痕

邱爲湖中寄王侍御

日日湖水上好登湖上樓終年不向郭過午始梳頭嘗自
愛杯酒得無相獻酬小童能膾鯉少妾事蓮舟每有南浦
信仍期後月遊方春轉搖蕩孤興時淹畱驄馬真傲吏脩
然無所求晨趨玉階下心許滄江流少別如昨日何言經
數秋應知方外事獨往非悠悠

王維送邱爲下第歸江東

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爲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五湖
三畝宅萬里一歸人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

劉長卿送陸澧倉曹西上

長安此去欲何依先達誰當薦陸機日下鳳翔雙闕迴雪

中人去二陵稀舟從故里難移棹家在寒塘獨掩扉臨水
自傷流落久贈君空有淚沾衣

錢起送陸贄擢第還蘇州

鄉路歸何早雲間喜擅名思親盧橘熟帶雨客帆輕夜火
臨津驛晨鐘隔浦城華亭養仙羽計日再飛鳴

崔峒送邱二十二歸

春水與寒烟嘉禾路幾千孤猿鳴海嶠羣鴈起湖田曾見
長洲苑嘗聞大雅篇却將封事去知爾得閒眠

南歸

老病力難任猶多鬢雪侵鱸魚消宦況鷗鳥識歸心急雨

嘉興府志 卷八十四
江帆重殘更驛樹深鄉關殊可望漸漸入吳音

顧況歸山作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無人獨還

邱丹奉酬韋使君送歸山之作

側聞郡守至偶乘黃犢出不別桃源人一見經累日蟬鳴念秋稼蘭酌動離瑟臨水降麾幢野艇纔容膝參差碧山路目送江帆疾涉海得驪珠棲梧慙鳳質媿非鄭公里歸掃蒙籠室

姚合送顧非熊下第歸越

失意尋歸路親知不復過家山向城遠日月在船多楚塞數逢鴈浙江長有波秋風別江老還聽鹿鳴歌

朱慶餘送顧非熊東歸

但取詩名遠甯論下第頻惜爲今日別共受幾年貧聽雨宿吳寺過江逢越人知從本府薦秋晚又辭親

許渾酬殷秀才堯藩

相知愧許詢寥落向溪濱竹馬兒猶小荆釵婦慣貧獨愁憂過日多病不如人莫怪青袍選長安隱舊春

再寄殷堯藩秀才

直道知難用經年向水濱宅從栽竹貴家爲買書貧就學

嘉興府志 卷八十四 九
多新客登朝盡故人蓬萊自有路莫羨武陵春

羅隱秦望山僧舍

巉巖危岫倚滄洲聞說秦王亦此遊
霸主捲衣纔二世老僧傳錫已千秋
陰厓水瀨松根直蘚碧苔侵畫像愁
各是病來俱未了莫將煩惱問湯休

宋

梅堯臣送羅拯知秀州

陸雲嘗誇千里萼便輕羊酪同埃塵
君今得郡正千里已患無羊厭北珍
乃知南北各所樂乘舟豈如乘馬惡
水邊不見秦羅敷縱有西施肌肉薄
使君事事未稱意綠水芙蓉

蓉定何若

與海鹽李寺丞

吳帆千里去邑屋富魚鹽霜鶴亭
臯淚風烏海客占滄溟朝日近紫翠
晚山尖若過陸機宅寒蕪應不嫌

蘇舜欽送張統尉嘉禾

濯濯桂枝郎尉邑上樵李青衫未足榮
蘭衣應自喜菜子衣荆威聲入萑蒲
吟思發山水美才仕云初令聞當日起

蔡襄崇德夜泊寄福建提刑章屯田

宿昔神都別于今浙水曹故情彌切到佳月
事追邀太守才賢重清明土俗豪犀珠成戍
削鉦鼓去啾嘈湖樹延天

嘉興府志 卷八十四
闊船旗胥月高醉中春渺渺愁外夕陶陶新曲尋聲倚名
花逐種衰吟亭披越岫夢枕攬胥濤論議刀矛快心懷鐵
石半淹留趨海內分散念霜毛鱸膾紅隨箸瀧波綠滿篙
試思南北路燈暗雨蕭騷

蘇軾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

周時令
崇德

俯仰東西閱數州老于岐路豈伶優初聞父老推謝令旋
見兒童迎細侯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
巨野那容塞盜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應慚孔孟扶顛未
可責求由漸謀田舍猶懷祿未脫風濤且傍洲罔罔可憐
眞喪狗時時相觸是虛舟竭來震澤都如夢只有苕溪可

倚樓齋釀酸甜如蜜水樂工零落似風鷗遠思顏柳并諸

謝近憶張

子陳令
野舉與老劉

孝叔風定軒牕飛豹脚雨餘闌檻

上蝸牛舊遊到處皆蒼蘚同甲惟君尙黑頭憶昔湖山共
尋勝相逢杯酒兩忘憂醉看梅雪清香過夜棹風船駭汗
流百首共成山上集三人俱作月中遊海南未起垂天翼
澗底仍依徑寸麻已許秋風歸過我預憂詩筆老難酬此
生歲月行飄忽晚節功名亦繆悠犀首正緣無事飲馮驩
應爲有魚畱從今便踏青州麴薄酒知君笑督郵

贈錢端公安道兼寄其弟惠山山人

時錢以臺官
爲秀州監稅

鴛鴦湖邊月如水孤舟夜傍鴛鴦起平明繫纜石橋亭慚

愧昌寒錢御史結交最晚情獨厚論心無數今有幾寂寞
抱關嘆蕭生耆老執戟哀揚子怪君顏采却秀發無乃遷
謫反便美天公欲困無奈何世人共仰真疎矣毘陵高山
錫爲骨陸子遺味泉冰齒賢哉仲氏早拂衣占斷此山常
洗耳山頭望湖光潑眼山下濯足波生指儻容逸少問金
堂記與稽康畱石髓

韓琦周沆著宰秀州嘉禾

庇身名邑得嘉禾銅墨猶嗟滯後科前席未期宣室召聞
絃還繼武城歌酒旗穿柳春堤迴魚艇藏花夕唱和對此
不勞披縣譜且求新句解詩魔

沈括秀州秋日

草滿池塘霜送梅林疎野色近樓臺天圍故越侵雲盡潮
上孤城帶月回客夢冷隨楓葉斷秋心低逐鴈聲來流年
又喜經重九可意黃花是處開

李綱嘉禾道中遇夏子陽

京華契闊已再冬扁舟野岸欣相逢天寒水遠飛霜風談
笑坐覺迴春容年踰七十兩頰紅真氣上泝泥丸宮剖符
南海窺祝融欲求丹砂訪葛洪問汝執筆侍九重胡爲謫
墮溪山中迂愚久合親耕農君恩未報徒忡忡飄零孤蹟
隨斷蓬他日相憶看雲鴻

沈與求過嘉禾野塘

木末孤煙起夕炊茅檐直下釣魚磯蒼荒遠水連天碧一
葉短篷何處歸

楊億寄劉秀州

驛置迢迢阻玉音鱸魚江海遂初心朱絃道直消浮謗春
草才多動苦吟震澤析醒千樹橘華亭驚夢九皋禽郡樓
晴日東西望幾處甘棠接翠陰

呂祖謙送邱宗卿博士出守嘉禾

以視民如傷為韻
案宗卿名密

樵李國西門道里去天咫訟庭人摩肩客館舟銜尾涼燠
變須臾怵聽復歡視心平理自見周道本如砥

堂下萬休戚堂上一笑頰是心苟不存對面越與秦豚魚
尚可孚況此能言民君看津頭柳葉葉皆相親

奮髯疾抵几解衣徐探雛古來多快士氣吞兩輪朱簿書
高没人迎筆風摧枯自許豈不豪歲晏終何如

折肱稱良醫識病由身傷開府事如麻豈盡昔所嘗平生
老農語易置復難忘麥黃要經雪橘黃要經霜

游九言秀州道中二首

一春煙雨歇空濛高下川原杳靄中畢竟春光遮不得滿
邨花柳自青紅

漠漠秋原禾黍空藤蘿古木梵王宮孤邨野水斜陽外無

嘉興府志 卷八十四
數歸鴉落晚風

范成大秀州門外泊舟

拍岸清波拍岸埃黑頭霜鬢幾徘徊禾興門外官楊柳又
見扁舟上堰來

楊萬里過崇德二首

北關落日送船行欲到嘉興天已明睡起一河冰片滿槎
瓊攢玉夢中聲

水面光浮赤玉盤也應知我絳夫寒滿河圭璧無人要吹
入詩翁凍筆端

劉仙倫過嘉興

惆悵嘉興路三年幾度經雲帆連夜發更鼓隔城聽落月
低煙樹秋風冷露螢客懷容易感宜醉不宜醒

魏塘道中

霜葉紅于染寒溪湛若澄幾聲歸鴈急數點暮山青深淺
頻斟酒長塗小作程萬緣天已定得喪一毫輕
葉適秀州寄王道夫二首
袞袞紅塵五月留來時落木不勝秋只今春事濃如許萬
里滄浪又一舟

潘君狂甚詩能古葉子文高世莫驚何處有田求二頃向
來三月決歸耕

葉紹翁過崇德

野塍泉自注斷岸柳空存
雨霽雲開塔船過犬吠門柴籬
斜著水草逕別通村翻羨田家樂
盈盈酒瓦盆

趙潛夫澉浦

怪他蟹舍蠓房地不是吟情住
亦難數尺短牆圍晝寂半
鉤踈箔障春寒水生草滿蛙鳴
合日薄花陰鶴夢安底處
青山病司馬浩歌東望取琴彈

陸垓送奚宰二首

茂宰慈祥意三年只似初折腰
甯爲米掣肘固難書機靜
漚浮鳥刑踈網漏魚終然清議
在袞字到公車

失學兒俱懶師資點化開
砭鍼瘳痼疾膏馥起枯菱
指授方知緒從遊奈溯洄
武城門下士應許厠澹臺
周紫芝送黃文若歸嘉禾

烏帽猶衝九陌塵扁舟誰釣兩溪春
久憑歸夢尋香國忽
喜清樽對故人滿眼窮愁嗟我老
此生交舊獨君真華亭
一水無多地細作來書莫厭頻

將軍十載半鳴珂才武憐君中異科
但把長吟作回雪不
妨瀕海看熬波時黃授監方愁隻影身如寄
便買扁舟意若

何一別應須五年事好詩從此爲誰哦
程秘送常世卿歸嘉興

嘉興府志 卷八十四
悔作塘山來山深交友絕相逢忽相得乍見乃乍別嗟此
冰玉人寒梅疎帶雪胸次羅文奎筆底耀離纈朝家渴英
雋結網仍高設行且收殊科勉哉嗣先烈一編忠義傳姦
萌歎先折千載懦夫魂脆骨變奇節識此吳中奇復幸拜
前哲何異魯國人一朝獲雙珖晴雲起芝田東風催啼鳩
慈庭有近書明朝動歸轍新抽草可茵微露花堪折相思
復相思後夜天邊月

朱南杰曉發嘉禾

曉發嘉興路人家門未開聞關船側過水漲堰平堆濃綠
暗官柳肥紅綻野梅城中簫鼓發知是使君回

出嘉禾

舟出嘉禾五里城僧樓山塔互崢嶸酒旗密比隨風舞漁
網橫拖漾日晴畫舫貴人帆去穩單衣遊女著來輕山歌
已接長河堰到得臨平月又明

趙善應甯師西閣

飄泊南來幾歲寒追譚往事謾心酸雲煙莫隔中原望歸
折梅花忍淚看

趙汝愚題竹贈衛清叔之潭州

颺颺忽見青鸞尾掃遍翠崖岡上頭昨夜月明仙子過玉
笙吹徹萬山秋

黃幹謝葉宰四首有序錄二

効官語溪與金華鄭君聯事相好葉明府鄭出予未及識適有以予閱雨詩呈似者不鄙而和之輒以為謝

誰推雙轂達天飛短髮蕭疎早是遲腸斷金錢門外月曉

天秋露稻花時

自注余嘗侍東萊先生出金錢門觀稻花甚樂

歲晚投身糟壤傍旋除野服著公裳折腰可愧更無米贏得虛堂一味涼

莫若冲初春趙仁甫宴邑官平綠見招

平綠題詩四十年尋幽不厭水雲邊一犁還又耕春後三白曾來醉臘前自笑挂冠林下客獲陪揮塵坐中賢絕嫌

幻色撩人思快觀晴川遠接天

吳龍翰嘉禾道中

趨得東風便千錢買一舟嘉禾三日路陰木四山秋野色緘詩思鵲聲替客愁煙波渺無際是處可盟鷗

汪應辰送刪定聞人丈歸嘉禾

漫作中都士柴門每日扃遺經究終始奇字講聲形前輩今無幾微言世莫聽扁舟轉河曲已見故山青

婁機題日哦軒

高軒多暇日燕寢獨怡神風俗隨今古雲山自主賓灘平分燕尾松老半龍鱗徙倚清陰下吟懷媿昔人

姜特立出使過嘉禾城外

江南清絕處此地數經過疎柳依秋浦歸船亂晚波王侯
幾蟻穴天地一漁蓑安得元真子同編唱和歌

王廷珪和葛主簿寄朱希真

主簿四海士先生千載人羈遊厭旗鼓談笑出風塵高卧
屢違旨榮名忽中身清詩何絕妙壘日識餘辛

陳必復舟行崇德

落日挂征帆西風客袂單燈明村店近船重水程寬蘆蓼
作秋意汀洲生晚寒鐘聲煙外寺山色夢中看

周文璞橋李道中

吹徹鵝笙醉碧桃古城斜日泛輕舸此行憶著維舟處綠

樹黃桑一樣高

何昌弼橫塘道中

卽半邏北橫塘間

一舸凌風去縈紆度幾村水清魚引子田美稻生孫山近
塵埃遠秋晴枕席温悠悠迷處所疑是武陵源

方回聽航船歌四首

北來南去鴈還飛四十年間萬事非惟有航船歌不改夜
深老淚欲沾衣

南到杭州北楚州三江八堰水通流牽板船篙爲飯碗不
能辛苦把鋤頭

雇載錢輕載不輕阿郎拽牽阿奴撐五千斤蠟三千漆甯馨時年欲夜行

南姚村打北姚村鬼哭誰憐枉死魂爭似稍工畱口喫秀

州城外鴨餛飩癸辛雜識作跳上岸頭須計取秀州門外鴨餛飩

林景熙五月五日寓嘉禾學宮顧東浦載酒相過二博士

偕來飲就醉翌日畱詩為別

嘉禾古三輔積水何蒼茫舊遊夢歷歷況此逢端陽東艾

肖人形傾葵抱天常蕭蕭老逢掖得依夫子牆鴛湖無五

月宿雨生微涼客從東浦來手持紫霞觴采蒲泛織玉沃

我書傳香殷勤兩博士雜出看與漿書囊談未了一醉齊

彭殤酒醒忽不樂起看北斗芒歲月感疎髯風煙渺殊方

明當理征棹斜日鱸魚鄉文書少誤映小吏語

文天祥次韻劉左司營繕事落成適潘秘丞得郡構李併

餞以詩史五餘餘烈之哀與

蓬壺日月四時春金碧新來絢帝宸俎豆幸陪麟省雋衣

冠中有虎符新詩餘和氣生談麈坐久風光入醉茵多謝

蘭臺舊盟主好歸羣玉領儒珍

元

趙孟頫秀州

秀州人家知幾多郎君兒女唱山歌白馬橋頭拾明月鴛

鴛湖畔折天荷碧水朱樓爲誰惱短簫長笛柰儂何其歸
田園對山色江南江北更巍峩

陳秀民送陸德中赴海鹽知州

陸侯有仙骨晚歲學長生服氣歸元海游神入太清渴惟
餐玉露飢不飯青精酒後頻看劍愁來卽洗纓宦情聊復
爾江海一麾輕

馬祖常送史正翁經歷之嘉興

京華春滿眼楚客傍船歸花送行衣舞鶯從上苑飛盤餐
隨俸入桑苎接田肥鈴閣文書少還知小吏稀
傅與礪送唐子華赴嘉興

聞君秋思滿南湖行李今晨發帝都幕府初乘從事馬江
城還憶步兵鱸村浮白日山侵越湖蹴青天海人吳閒暇
凭高動詩興須來一醉掃新圖

黃庚石門

羸馬東山路駸駸抵石門落花春雨夜流水暮煙村久客
悲行役新愁攪夢魂勞生多感慨餘恨付乾坤

陳孚嘉興二首

簫鼓聲中十萬家垂楊淺映綠窗紗象梳兩兩蟬鬟女笑
擁紅橋買藕花

燕子穿煙水荇開顧家猶有讀書臺平生雙耳松風裏又

向華亭聽鶴來

薩天錫石門懷舜咨夜坐

道人挂劍丹陽去欲入茅山恐未曾飛去難尋雲外鶴歸
來獨禮斗前燈夢回洗鉢分秋水酒渴敲壺碎夜冰獨有
江東未歸客西風詩骨瘦稜嶒

方瀾石門曉行

風高木葉脫從此曉寒新積雨初見日遠山如故人煙邨
一葦渡野寺數家鄰獨念行藏異沙鷗未我馴

楊載送邱子正赴海鹽教授

珠生滄海底玉韞碧山中夜氣交明月陽精現白虹有賢

兼重價當代振英風好學由天性能書至國工知名傳冀
北作賦擬河東始欲徵楊子旋聞薦褚公陰符難道美遺
教實爭雄絕藝雖宜進奇才自不同交遊傾上國掄選屬
南宮鄧禹官初試匡衡對漫通海邦終寂寞學館尙穹崇
已注千人錄當成五典功星辰皆在水渤澥信浮空把酒
歡何限乘槎興不窮文章趨浩瀚物態入牢籠子必登芸
閣吾方守桂叢索居彌寡陋荒業孰磨礱勿獲披雲霧惟
思對華嵩知音期郭泰流俗易王充江海從茲逝飄飄任
短蓬

周致堯登崇德州城有感

嘉興府志 卷之十四
溪上孤城百雉餘城門猶自獲儲胥灞陵空宿將軍騎范
叔應隨使者車雞犬蕭條兵過後漁樵散謾市休初老年
觸事多成感閒向芭蕉葉上書

送崇德州夏同知

慷慨持征節雄談息戰塵有生皆帝力無地不王臣爲國
丹心在論功白髮新他年忠義傳端合繼前人

邵亨貞橫泖

在平湖縣東
又名谷泖

橫泖清晨望人煙樹幾重三江歸禹貢眾水會吳封雲倚
孤邨塢潮生半夜鐘田翁談古蹟隔浦是青龍

廣厦人來少青山遠對門緩潮通曲港高樹接遙邨并記

袁松宅鄉連宰我墩行吟聊適興心迹未須論

胡奎過崇德

一灣流水碧船到語兒溪官舍三通鼓人家半夜雞大星
臨水動斜月傍城低擬作還家夢驚烏莫浪啼

梁寅贈濮元戎

回首英雄卽是仙孤標直跨子房先毓精鉅野麟生處感
歎華亭鶴杳年驚坐頗存遊俠氣忘機不似愛空禪遼陽
破亂經三載亟起東山試逃鞭

黃玠畱石門待內弟子經不至

乘舟駕言邁長夜方漫漫滄涼物華老趨起年景換顧予

遠適子庶與同館粲近行乃未來久別良足歎

飛鳥有遺音啁鳴念故鄉長風鍛羽翰迴薄空翱翔顧我

日衰邁樂子年富強飄零豈不遠死生貴勿忘

方行東歸謠贈貝仲瑀

天目青逾藍上有危峯橫空插漢高巉巖滄海深莫測下
有六鰲迭負蓬壺方丈於其側山峻極分水波瀾千盤萬
折行路難愁看混沌開鑿處尙有斧跡畱人閒爰山仙翁
髮如雪胸蟠太和吐日月手中鍊石輕女媧五色曾將補
天裂憶聞羽客從之遊青霞光亂雲錦裘金雞叫海白日
慘桂樹四落空山愁昔年寒月照樽俎明珠百斛輕于土

君山鐵笛悲向人羞殺堂前柳枝舞君歸東吳懷故廬明
星古宅非吾居會稽泐澹澗江險誰探千載太史禹穴之
遺書興因東歸發遂作東歸謠他年相憶五情熱應知淚
濕雙龍綃

倪瓚元初眞士居嘉禾紫虛觀好與吳仲圭隱君遊今年

十月出示畫幀命僕賦詩因次隱君韻題於上

紫虛觀在海鹽

治西南

鴛湖在嘉禾湖水春浩穰家住梅花邨夢繞白雲香弄翰
自清逸題詩更悠長緬懷圖中人看雲杖桃榔
釋克新初至構李

通越門中逢故人爽溪橋上送餘春燕飛官巷桃花老鶯
轉江亭楊柳新行李風塵千里道緼袍天地百年身未聞
淮海休兵甲回首關山一損神

馬臻送范起之赴海鹽州判分得一字

喬木留高陰多君富儒術分符佐海郡不減江左逸睠茲
鄉黨彥餞祖賓筵秩此邦足魚鹽利自氓庶出願言問凋
瘵惠化均所恤萬物適生意茲理在得一維時青春深鳥
語桑間日懷君鬱素抱返軫守蓬華倘寄雲中書飛鴻及

秋律

寄澈川楊如山

吾聞沙邱之馬黃驪牝牡世莫知九方臯去不復有天風
吹我滄海邊忽地相逢釣鼇手論文托契輪心胸傾倒金
尊斟綠酒登高望遠古意多百年之樂能幾何男兒屑屑
志不展秋霜滿鬢空蹉跎酒酣眼極情未畢笑指青山歌
落日却憐徐福向蓬萊蒼蒼煙浪無消息明朝挂席我歸
來西湖十月梅花開梅花開動詩思思君不待春鴈回因
之一寄平安字

明

貝瓊樵李郭宗夏兄弟五人友愛尤篤後值兵變東西散
處宗夏思之爲作五鴈圖賦詩一首

五鴈何翩翩飲啄同清池失路在中道飢寒不相知昔爲
八龍聚今作四鳥離驚飈廣漠至十月百草衰天高羽翮
短苦受胡鷹欺上林豈不廣念汝歸何時管蔡興流言坐
使君臣疑京城死太叔寤生手刃之淮南歌尺布千歲有
餘悲東阿苦不容七步詠燃其骨肉成虎狼所爭毫與釐
我觀五鴈圖爲繼鵲鴿詩

送黃仲篋上官樵李

嚴霜戒秋杪百草俱已衰子別何匆匆一尊聊共持今晨
白門道後夜滄海湄長歌獨慷慨健步何逶迤古來聲利
場日出紛奔馳進非才不任退亦分所宜吹竽我豈濫售

璞人皆啞峻節當自厲坦途方在茲從容有新語千里慰
相思

嘉禾道中

秀州城下雪漫漫旅客蕭蕭行路難鷹渡空江孤月冷馬
嘶長路曉風酸吳趨欲賦知誰和漢節忘歸幾自看俯仰
乾坤正寥落雲間身寄一枝安

歸石門

不待秋風起匆匆歸石門宦遊情已薄婚嫁願猶存竹所
方開徑花時獨灌園比鄰共來往適意倒芳樽

江漢濮川月夜清遊歌

有客來扣門邀我清夜遊夜長苦無寐夜遊慰淹留于時
仲冬十五夜小星嘒嘒奎與婁乾坤上下絕塵滓團圓月
色如中秋恰如銀盤出東海照我毛髮寒颼颼此時清興
發與客相綢繆卽從西街入便至西河頭行行渡溪曲石
梁跨清流魚鱗萬屋似城市市廛行盡皆田疇我行興已
盡客指歸路休歸去語妻子此時是清幽不知百齡內夜
夜得此不生平不作不平事遊時不覺心優游客如有期
我不爽相攜再作明朝謀

高啟贈武塘沈徵士

清時猶在野獨卧見高情移艇聞煙唱開簾見雨耕江晴

雙鶴下樹晚一牛鳴回首徒相憶柴車不入城

送唐博士肅移家橋李

楊柳發初齊春陰廢院西故人乘醉別新鳥傍愁啼舟重
全家去詩多一路題杏花開北閣誰復共招攜

送陳郎中出守醉李

出幙方爲郡行車動畫輪圖書歸省吏風俗問州人塘水
龍鱗細城槐兔目新莫言花已盡君到自陽春

送范架閣赴嘉禾兼簡李使君

陸相祠前路孤舟欲上時空江難晚別荒郡易秋悲月送
潮生早雲隨鴈去遲幙中知有子太守只題詩

送張文學之橋李

回川帶綠樹窈窕有鳴禽江郭去非遠傷離空滿襟林中
古殿靜池上高齋陰應想彈琴士杏花春雨深

徐賁曉發秀州

路出雙湖煙樹東舟行長是雨兼風夢回重有離家恨惆
悵春寒此夜中

卜榮嘉興留別諸友

春波門外上春船春漲葡萄綠浸天共君細細酌篷底西
望落日橫孤煙倚篷橫玉徹三弄飛花誰遣回風送須臾
月出光滿湖杯光灑灑金波動美人相逢良不多美景豈

可成蹉跎爲歡未久又爲別空勞春夢落春波

張以甯嘉興有感陸宣公事

官家忘却奉天時歲晚忠州兩鬢絲今日北來車馬客夕
陽祠下讀殘碑

張甯贈楊憲副築塘

吾聞浙江潮湧撼勢莫比迴流趨鹽官一射數百里海鹽
當其衝適際南北趾何年作長防去郭數丈許壘石類懸
崖壁立瞰其涘剗中實外障高岸堙入水表裏湖海間相
隔纔一指譬如潰瓜形皮好肉已毀潮來石奮角潮去石
拔齒時平漸離缺風汎遠披靡工役歲無涯漂蕩日常耳

皇皇魚鼈民藐藐冠裳子剝牀不及膚解牛未得理豈無
達務材遺我徒好語使君人中英萬物備一已咨詢度豁
如顧盼心隱只發彼巉巖孤砌作盤屈峙軒然巨鼇側坦
若長坡迤蹕漏互蔽虧力勢相併倚盈不與石鬪縮不隨
浪委肉厚骨不疏腹飽背復僂秦鞭竟空談漢絙無用此
何期旣倒瀾忽見急流砥但恐述者能不類創者美速成
功易墮舉重力易弛安得百使君歷歲如大禹

徐禎卿嘉禾道中

檣李城何在蕭條艸樹存未溫吳苑酒已動越鄉魂問水
來天目看桑過石門愁聞鵲領語甯聽楚山猿

徐中行檣李舟中贈張生

相逢秋色滿江湖攜手羅浮興不孤試問舍人春殿柳還
如張緒少年無

海中樓閣盡仙家明月遙隨秋渚槎若道炎方無過鴈好
從庾嶺寄梅花

吳國倫聞故人沈純甫復官志喜二首

微官不解事一語欲回天死決投荒地生餘謁帝年仙班
誰舊侶優詔只名賢直道無今古賈生還席前
去國關何事還朝此一時天心存骨鯁吾道起鴟夷瘴癘
身差健冠裳夢亦疑向來梅福疏曾恨徙薪遲

途中得吳中望書有感祖墓在嘉興

闕下仙班夢未回
白頭相望遠登臺
馬經芒部山煙過
鴈帶昆明瘴雨來
萬里論心天咫尺
百年懷土日徘徊
離離高冢虹橋畔
猶自延陵瑞氣開

嘉禾道中

津亭落日繫蘭橈
李城臨海國遙
百里魚鹽長水市
萬家煙雨瑞虹橋
青樓越女歌相屬
白苧吳兒舞自嬌
最是江南佳麗地
可憐機杼日蕭條

鄭曉秋日海上

孤城海上若星棋
聞說三遷事更悲
百谷東南空地力
九

秋潮汐自天時黃灣水落魚鰕亂
白塔煙深草木遲
暮鼓年來猶未息
何人肉食抱長思

獨立滄溟歎禹功
長隄隱現亂濤中
鹽田何處蘆花雨
茅屋誰家燕子風
漂泊苔痕連水碧
參差楓葉帶霜紅
珊瑚樹底垂綸者
豈盡天涯白髮翁

徐渭送鳴教赴嘉興館

念子將飛棹而我亦閉門
開筵出海俎滿酌坐芳園
客寓無三月論詩上萬言
同心不在此秋夜起煩寃

盧柟登西城嘉禾樓重送張嶺山赴部

高樓西望縈空煙
南風渺渺吹河船
碧河細草遠相送一

夜飛過黎陽川驚魂如縷隨君還恨無雙翼凌青天魏闕
霾陰雷隱怒霸水橫波不可渡此時揮手重堪悲千里相
逢未有期燕臺倘值悲歌飲擊筑先尋高漸離

王世貞莫大參招飲天甯寺

東風依步屨愛此禪房幽一雨忽秋色諸天來暝愁鳥隨
托鉢下僧逐鳴鐘投尙有三車喻能同信宿留

寄鄭室甫

十年封事爽鳩多總爲憂時鬢早皤天地祇看容一柱風
霜不遣夢三禾懸車坐領青山色扣角閒爲白石歌共道
履聲明主識璽書何日下煙蘿

劉鳳晚行石門鎮望西湖寄杭州太守

乘興遠遊無定期舟行常及暝鐘時河平兩岸月初上溪
到石門帆自遲春來花鳥宜晴日湖上風煙有夢思爲報
使君多勝事酒深蘭棹更堪移

至嘉禾

霜滿馳歸鞅言過橋李亭石門猶挂月舊館有疏星已隱
吳煙白還憐越甸青可能悲泛梗客歲幾沉冥

田汝成嘉興曉發別陳子常

江南春盡落花天桑柘籠煙水滿田野店酒香新雨後斷
橋人渡夕陽邊羈懷瀟灑惟歌嘯世路崎嶇只醉眠傾蓋

嘉興府志 卷八十四
逢君成坐久片帆乘月下吳川

孫承恩過嘉興

望望吳山水鄉音聽漸真天涯空歲月脚底幾風塵桑梓
人情好鶯花客夢新男兒詎懷土堂上白頭親

高穀送倪廷用致仕還嘉興

青雲遺宦轍白首夢歸田舊著宮袍重新裁野服鮮草堂
留月色花徑隔塵緣陶令門前柳春來穩繫船

王守仁石門晚泊

風雨石門晚停舟問舊遊煙花春欲盡惆悵遶溪頭

屠本峻次橋李

暮雨飛仍急飄飄橋李船重雲不歸海積水自浮天捩舵
鷓鴣溼聞香菡萏偏濁醪吾已醉隨分過澄川

薛應旂荅鄭嘉興

驛舍臨西水相逢鄭子真幽懷在空谷征旆尙風塵日暮
憐漂泊途窮念苦辛文翁元愛士應不爲官貧

茅坤七月三日過橋李城移舟避暑南湖

雲漢火初流江城暑未收慚非蒼水使倦倚木蘭舟伐鼓
沖鳧鴈凌波問斗牛夜闌芳杜曲露氣貯新秋

蔡經贈鄭次山守嘉禾

陌頭楊柳綠毵毵相送臨岐酒半酣獨贈一枝君識否欲

將春意到江南

潞河南下望江村草屋無人空閉門誰信三吳歌舞地邇來財賦及雞豚

春波門

旭日照高樹之子戒晨裝雙鶴癯且鳴孤琴發清商迢迢春波門祖送分道傍感嘆有垂泣顧之縈我腸食祿倏三載撫字慚無方羣囂未屏息歲歉飢以僵殷勤諭主德黽勉事發棠民心轉淳慙菜色甘稻梁茲將遠行邁解纜河之梁黃童與白叟惻惻牽衣裳提攜不可及眷戀徒傍徨戚元佐任長卿按西江過余泛鴛湖觴之王氏園亭同宗

晉卿沈瑞伯作

蘿徑穿雲入松亭抱水斜吏人涼傍竹驄馬晝嘶花臺省曾分地文章是一家相過卽成別甯惜醉流霞

張佳允送余舜畊曹長歸嘉興

抱病誰憐楚執珪江東芳草正萋萋茂陵春樹浮城郭橋李青山急鼓鼙明月懷人滄海上落花高枕太湖西清時未許先招隱漢柱功名好再題

沈槩聞王伯安過嘉興驅舟特訪不遇

出門未梳頭旭日紅欲起遙持十年意瀼瀼扁舟裏停橈問北郭遲回復西市高人不可逢寒雲卧秋水

沈周題沈月溪卷

月爲大家物何獨此溪有干溪萬溪月同光無薄厚惟是
溪上人雅與月相偶君子此溪外他月能識否趙遙見在
鏡此月隨所取低頭弄清華白璧落我手尙呼酒酌之溪
月我三友

項元洪重陽後嘉禾堂翫月

玉塵清談秋水涯竹林深憩夕陽斜蘭尊未盡歌前酒菊
檻猶芳賞後花灌水涼多風屢拂虛堂夜靜月偏嘉不知
坐久侵苔石已覺衣裳浥露華

乙卯春倭奴據海埂自八團七團以次侵入柘林曹涇等

地蓋自去年夏秋間去住自由了無阻扼當事者計無
所出若置此地於度外正月稍稍南出二三月徑襲崇
德城陷因剽掠德清練市烏鎮南潯震澤皆湖州地盤
旋幾月四百餘艘捆載北自平望循嘉興東還官兵奔
潰死者三千餘遂安然抵柘林舊巢矣至四月廿二日
復南出自鹽官趨嘉興沿西河秋涇北去聲將指蘇也
會永順保靖兵徵至遇於吳江東乘銳斬獲殆三千餘
此未之有也師旋凱樂播之歌詠前是田州守岑孟妻
瓦氏率兵勤王雖無成功亦勇矣義在得述

君王神武馭英雄五寨

保靖

三溪

永順

率服同敵愾本期終殄

絕太常已擬待元功

利刀八尺一鈎彎

軍有鈎刀手名

勁弩千鈎箭羽斑蕩寇疾如風

電掃歸師競執馘俘還

自昔倭奴畔海陬元戎獨數廣甯劉

劉江洪武初平倭功封廣陵伯

于今

郢楚多飛將當亡甯勞南顧憂

皮服猩猩血染腥兜鍪鳳翼赤龍鱗翻令婉孌爭雄武始

信鬚眉多婦人

沈奎和史大參登嘉善西城翫月

朝發西水濱夕登城上樓憑樓望行客落日明長洲天際

征哀鴈雲邊急歸舟相攜得高侶呼尊成讌遊滄海放孤

月桂滿清光浮良晤豈前期嘉賓信難求露下忘嚴寒城

隅行且謳慮淡勢自輕心交意終投此夕是何夕張筵爲

誰畱中夜忍分袂城戍傳更籌不寐憶清勝翻疑夢初收

人生貴適意一遣遺百憂

胡應麟登橋李煙雨樓寄沈純父侍郎

夾岸春波漾綠蘋千家晴色照垂綸獨爲煙雨樓中客遙

憶昆明殿裏臣九塞兵車閒仗鉞五陵冠蓋避埋輪應知

屠狗風塵下大有華陽擊筑人

屠隆喜馮開之予告歸

滄江豈是學垂綸龍性終於不可馴三殿晴雲傳賜詔五

湖煙月引歸人西灣水綠堪消夏南浦花紅好送春持節
歸來還四壁蕭然惟有馬卿貧

申時行御史大夫沈純父邀泛南湖集真如寺

畫舸乘流錦席開招攜仍到給園來新投慧遠三生社舊
識休文八詠才抗疏功名真脫屣逃人踪蹟且銜杯相從
並是忘機者湖上羣鷗莫浪猜

祝允明秋晚嘉禾道中二首

晚發西南郭秋深雨氣偏人家低似岸湖水大於天日崦
長如閣風檣不用牽辭燕還入越纜費半流年

湖尾橫波急船頭轉港頻幾家危傍水一木

看如客青山坐送人空舟隨處泊不用擇行鄰

王穉登夜泊嘉禾

此邦名構李異代產嘉禾煮海嚴刁斗栽桑富綺羅魚燈
歸市盡鴈塔出城多百里分吳越鄉心奈客何

湯顯祖秀州

雨溼松陵春滿煙杏花榆莢映新田不知何處唱歌好東
柵平湖日夜船

孫巡司還嘉禾懷馮心易岳石帆

家近南湖煙雨邊漁歌那復羨臨川君看滿目高華客大
向雲林作散仙

不為葦絲想越鄉斷帆秋老秣陵霜歸家得向錢郎醉分
取吳江蟹半黃

王叔承入越觀潮同陳濟之諸子石門雨

孤帆下石門旅宿暗秋原兩岸蘆荻雨幾家桑柘村酒堪
今夕醉心與古人論此去錢塘近江潮引客魂

章士雅大滂行二首

濃陰不可極五月氣如秋水闊搖殘樹沙傾出亂流村農
無故業野老有新愁最是滄洲吏含嚔向白鷗

白浪全生戶青泥半掩扉溼薪燃鬼火嬌女泣牛衣萬井
蛙聲合千畦苧菜肥流民應可繪莫道一官微

方太古嘉善夜泊

十月望之後畸人何所歸江清霜氣薄堂靜夜燈微木葉
背風落孤禽向月飛援琴不成調新淚欲沾衣

何喬遠答嘉興陳無功

野鶴羣中不受塵歸家屠釣得天真泉書兩牘無功所著堪稱
史爾雅稗官有此人吳蜀名都皇甫序春秋繁露漢時臣

江湖魏闕吾無與已掩山扉欲甘春

都穆舟次石門

讀罷新篇如覲面石門知有幾番遊小軒暮坐清閒甚落
日蟬聲碧樹頭

黃輝送章循之赴嘉善

東來翻出國門西雪路南枝望不迷仙吏故鄉長水近美人別恨遠山齊乍便越舫移萱背不隔吳歌過韭溪家世風流誰得似向來看劔氣成霓

李日華題由拳讀書圖

淞陵南指禦兒東小築濛濛煙雨中繞筋王餘千縷白堆盤郭索滿筐紅朱簾竹檻家家月青舫蒲帆浦浦風合眼不須思岱華一痕猶得見胥峰

樊維城覲還東鄉薦紳詩

二載徒荒飽千程入帝都人如春柳弱蹟似塞鴻孤注考誠宜下無才亦不虞見君仍賜璽又得仰前模

父兄夙所事承教尙如新梅柳皆生趣桑麻可得春年深吏事習宦久物情真勿以疏庸棄箴當朝夕頻

海邦春已暮民事始相侵紅女修筐筥漁人視爵罍插青祈密雨熬白苦多陰不識今時候容能愜眾心

吳山禾水道中

閩秀

春早猶寒草未齊落梅村墅鶉鳩啼虎林煙月勞清夢秀水雲山入品題竹岸人家門巷靜桑園風景夕陽低小橋漁艇閒來往何處花源更有溪

